

侯

楚

遺

稿

# 侯楚遺稿目錄

序

我的屍骸

病中

粉末中之悵惘

關懷我的朋友們

牛師老

三百篇之修辭

讀了詩序以後

國風與地理之關係

劉彥和的文學通論

杜詩的用字

辭賦家藝術之特徵

目錄

365152

附錄

國文教案

作文評語

目  
錄

# 佛頭雀糞

序

我幾年來心目中風骨清峻的同學胡君侯楚，飄然去世，已經有年載多了。當今年暮春三月，落英滿地，他底辭世消息隨着末運的春風，初傳到南開的時候，他的知友喻慶澗邵存民……諸先生和我，於開了追悼會之後，即計畫將他底零零碎碎的遺稿，輯為一集，以什割副，籍以開發他底生命的頹光，而供世人之清賞。稿子搜集齊了，印發預約券，預約券已售了，因為有點事故，未能即時印稿。一直到現在，經喻邵兩先生費了許多的神和力，才將這部遺稿編印成就。他們還至再地催促我做篇文章，來做個介紹。我很自愧，未能對於遺稿編印助一點力，說是介紹罷，以我這拙鈍的筆和滯塞的心，實在是不能將著者底精神代為宣示。然而就歷史關係論，在此間——天津——我對於侯楚各方面之觀察的機會總比較別的人多些。現在姑且對於遺稿簡單說幾句，聊供讀者的一點參攷。

侯楚底生涯，差不多全是由『愁苦』和『病痛』兩根絲交織而成的。他是江西吉安的農家子。天既賦予他以極強健，極潔美的靈魂，而又賦予以極脆弱，多缺陷的身體。既賦予他



以廣闊的強烈的求知欲，而又爲他設想極艱難，極淒苦，極窮窘，之環境。他自呱呱墮地，就被病兒糾纏着。

他底家境是差不多可以稱得「赤貧如洗」的。他幼時是繼承家庭的舊業，度着「樵牧的生活」。他成年以後的生活，就我們所清楚的，可畫作三段：（一）是武昌求學時期；（二）南開任教時期；（三）北京養病時期。

這裏有三篇文章，恰好可以發現這三期內生活的清影。「病中」是表白他在武昌師大求學時臥病的况味。從這篇，可以洞識他那清逸蕭散的人生態度以及對於武高學校制度下機械式生活之怨意；並可以察見他對於家庭，里黨的一片醜摯之情，以及他底家鄉的環境給他之種種刺激。「粉末中的悵惘」這篇是他南開教學生活的寫照。從這篇可以見出他的「身」與「心」之鬥爭，一方面病弱的身已是對於教育職務表示煩厭了；一方面強烈的心靈，還是欣然微笑，對着神聖的教育工作——敲打青年人們的心門的工作——表示惓惓依依之忱；到底身是被征服了，依着他的心持着積極的精神向前繼續努力。還有「關懷我的朋友們」，這篇是他養病北京時生活的畫片之一幅。從這篇可以見出他底憔悴可憐的容貌與心態，並且我們

可以深察着他在重病中還是度着含有詩趣的生活——沈靜地觀照自然，賞味人生。

以上是說關於他的創作方面的。

南齊文學傳說：「文章者，蓋情性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我想諸位閱者，一定會從這寥寥數篇的遺稿中，默默地察見侯楚底露現於缺陷世界中的笑靨，以及他灑落在矛盾生活裏的淚點。至於什麼「文詞清麗」呀，「意味澗永」呀，這實在是我所感覺得的，而不肯這樣的籠統以告人的。

還有他底關於研究文學的幾篇文章，有一部分是在武昌師大求學時做的，如「讀了詩序以後」，「國風與地理之關係」：：等，距現時已有八九年了，裏面所論的問題在現在有些似已無庸討論了。又有一部分，是他底武昌師大畢業考試的論文（辭賦家藝術的特徵），規模粗具，內容猶未充實。又有一部分，是在南開時所作的，（杜詩的用字，劉彥和底文學通論，）或是僅開其端，或是雖竟其功而厚稿則殘缺不完。我們謹將這些稿子一概編排起來，藉以開示闡示他底平素治學之方，以及用心之處。還有附錄兩篇：一，是「國文教案」一，是一「作文評語」，這是我們從他的全部「教案」及「評語」中摘出來的，意在代表他的教課成績

我寫到這地方，應當擱筆了。可是還有幾句話贅贅：

官話，文章，原比較思想是笨拙的，況且拙於爲文而在課務匆匆中的我草草寫成此稿，漏闕不當處當然很多，理合敬請閱者俯諒。

中華民國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窗外雪花飄飄之際草就

## 我的尸骸

胡侯楚

我的尸骸，被丟在大江之邊，  
潮水送來流沙，把我重重疊疊的遮掩。  
舟中的漁父，灘上的杜鵑，  
大家懷著滿腔的同情，加入送葬會裏的會員。

我的尸骸被丟在蛇山之巔，  
抱冰堂前的桃花，一片片地把我裝斂，  
瑟瑟的林籟，鏗鏗的琴絃，  
唱著搖籃湯慈母的睡歌，  
安慰著我無所皈依的靈魂長眠。

朋友們！假如你倦怠了在人生的路上時，  
或竟失望地中輟了人生的行徑，  
你便向著無涯的太空，  
把你的弱者的小友的名兒一喚。  
朋友們！假如你走到了，  
真個走到了你的理想之路的盡頭時，  
你便掘起你的弱的小友的尸骸，  
投下九重之淵，

我的尸骸

孤獨者的尸骸，最怕見那孤獨者淚點闌干，失羣而夜啼的子規呵，假如你誠心地愛我，請不要流淚在我眼前，

飄泊的魂靈，最怕度那黑越越的鄉關，

巧言令色的鸚鵡呵！

假如你誠心地愛我，請不要在我耳邊提起那江水東流。

現在，呵，現在，

大塊是我的床第綠茵是我的被毯，

呵，朋友，假如你送有一些兒最後的垂憐，不要忘記了大江之邊，不要忘記了蛇山之巔，那裏有你的弱者的小友長眠。

現在，呵，現在，

玫瑰是我的夕戀，雨露是我的朝餐。

呵，朋友，假如你還有一些兒最後的垂憐，不要忘記了大江之邊，不要忘記了蛇山之巔，那裏有你的弱者的小友長，。

## 病中

人們一進學校，生命就交給功課表了，兩腿只是被鐘聲往前拉着；時而拉上樓上，時而拉下地下，天天如是，月月如是，年年如是，不知道拉到何時，才大發其慈悲，將人們腳上的繩子解脫！

其實，鐘聲又何曾願意幹那麻煩的事？不過照例做罷了。

不好了，我底腳上的繩子有些顫動了，怕是要拉到講堂上去了。剎那間無數的被繫着的腳，的答的答在樓梯子上作一種奇響，響過樓板，響入教室，一雙雙往椅子上擱着，

說書者正在說得興高采烈的時候，我好似失了感覺般的，似看非看，似聽非聽，看着，聽着，聽着，看着；漸漸頭部擱在桌子上面，講義做枕頭，呼打呼打，游歷我甜蜜的夢鄉。

俄而隨着繩子走進食堂了，只聽得一面花拉花拉各人點各人底鴉片燈，麻油氣味，酒精氣味，麪包氣味，人底氣味混爲一團，照例地吃了幾口，肚子有些作嘔了，忙地爬上牀上，蒙着被窩閉着眼睛，調勻呼吸，動也不動一動！

將睡前半點鐘，是胡琴笛子的世界。他們好似打瘡痰一般，每天有一定的時間發作，往常他們發作並不十分凶，這次不知爲什麼特別利害，那種滄糙的音調，我平日實未曾感受過，死命地把被角塞着耳門，畢竟越塞越噪響得利害。

外面隔了一重牆壁，裏面又隔了一層帳子，一幅被窩，風兒不知從那里來的，總是在我底毛孔邊沒命地奮鬥，結果把我底生理的抵抗力征服了，我蠕着如蝦子一般，額前和膝蓋連接一起，上下齒尖振動得各各作，滿牀如堆着無數冰塊，手指兒僵直了屈不得；兩腿蜷屈了直不得。

電燈暗了一下，大約是寢室底電燈機關被齋夫用鉤子鉤閉了一下，報告睡覺的時候到了。這時胡琴，笛兒忽然死了一般沈寂了，我底頭部好像被人拿去一塊千鈞之石。

好了，我可以自由運用我底神思了。

病菌堆成的我，三天五天一小病，三年五年一大病，早已列在我底生活表上了。

記得坐中學時節，有一次輪到害大病，我底媽媽變成了病院中的看護婦；有時撫撫我底額，有時握握我底手，有時間問覺得好些嗎？有時談談你裏寬心些；藥碗端在右手，左手又

將開水送來了，兩婢才送醫生出門，兩手又來蓋上我底被窩，現在呢？呵，現在，伴着我的只是冷冰冰的孤衿；面着我的只是死板板的牆壁，有誰來撫我底額，握我底手？有誰來替我煎藥，替我蓋上被窩？

這些已往的陳迹，這些刺心的回憶，就是平常時候也怕要暗地流幾點淚。何況睡在病魔底懷裏？就是銅心鐵骨的人也怕要打幾個寒噤，何況心靈脆弱的我？

呵，我底媽媽那兒去了？怕走遍天涯也找不見了！假如伊在死的世界裏知道我這樣，伊不知要怎麼地悲痛啊！

萬丈思潮不絕地湧上心頭，掘好了地穴，把他活埋，不久又破土而甦了，縫好了錦囊，把他監禁，不久又脫穎而出了，

窗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舉頭望明月，

低頭思故鄉，

(一)

黎明，頭濈熱潮奔騰，全身如站在開水裏。這時我默想着去冬長湖——離校門不遠——裏那個踏蓮藕的，（水至胸部，顫抖不已）心中倒覺得有些涼意，勉強把衣服穿上；眼前有無數黑點游移，竟看不見褲子在那兒，襠子在那兒，反眼瞧了窗外一眼，覺得天空如一張灰白的紙，便又脫下衣服，鑽入被裏，似睡非睡地睡了一覺，起牀時，不知是幾點鐘，打了兩個噴嚏，心裏似乎好些。

毫不客氣，我今天要自動地解下我腳上那根繩子，請他不要再拉我了，我已不堪其拉了，索性睡我所想睡的覺，吃我所想吃的飯，有時還看我所想看的書，寫我所想寫的信，

倒也奇怪，窗外樹枝分明安靜不動，爲什麼我底頭部偏覺得風颼颼的？悔不該暑假時，將去年北上時，在前門口夜市買的兩角錢的扁帽丟掉，假如存到現在，豈不是奇貨可居嗎？冒着風往C寢室借得一頂黑絨平頂的帽兒，戴上頭，暖暖的，棉袍上加了一件警察式的外套；蹣跚裏長外短，打涼傘般的，但公的裏病好，也無可如何。

自從男女同校以來，我底服裝比往日留意多了，覺得穿的太不整齊，太污穢，彼此相形，心裏深深地感着一種失敗的羞意，我那種奇形怪樣的裝飾，S君曾笑過我一次，說我好似一個尼姑，笑得我滿臉發燒，一直到太陽歸西山，我躲着寢室，不敢越雷池一步。

無形地監禁了許多時，鐘聲雖然一陣陣地敲的熱鬧，但於我生不起什麼關係，我只暗地想：我底飯桌上那罐菜蔬，不知被誰人吞併；我底講堂上那個空位，不知被誰人佔據，說書者高唱其點名冊時，我底名字旁邊將要畫一個不等邊，任意角的三角形。

蛇山上的午炮，依着一定的空間和時間把空氣炸裂的轟轟作響，餘音半响不散，這大概是武漢公用的計時器吧。我們學校託福住在蛇山脚下，近水樓臺，我們不至把午餐丟掉；但住在距離蛇山比較遠些的地方的人們，不知道他們有忘記吃午餐的沒有？

隨意在秋邊摸着一本創造，郭沫若底「今津紀遊」開始接觸我底眼簾，他說「我們人類好像都有種竊遠性，」這話把潛伏着在我心底深處的思想，霹靂一聲，萬波奔騰，從前在中學的地理課本上和武漢三鎮，黃鶴樓，鸚鵡洲會面時，那是何等的景仰！把不得一步跨到，賞識那千古名勝，民國九年秋，就學高師，初登蛇山，三鎮在望，所謂名勝，不過爾爾，黃鶴

樓充滿着照相館，算命攤，留聲機（茶館內皆以留聲機作廣告）底勢力，樓底故址已變成了茶樓的佔有物，而貶懷古蹟者，不過俯瞰滔滔之江水，引領長歎而已！我沒有工夫去做那無聊的調查，據說，來遊行者多半是幾個飄江湖的文人，風頭上的政客，和一些流氓式的浪子；妖怪式的妓女，鸚鵡洲聽說是在漢陽那邊；我到這裏差不多三年，始終不曾過去一走，這裏著是因黃鶴樓之失望，連類及之吧。我未免太斷武了，太沒冒險精神了。幼時讀崔顥詩句「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那時腦筋中構成的想像物，何等美麗，今則何如！這大概有兩種原因：

驚遠性——人類大概都有這毛病，（不知道別的動物有沒有？）未到這裏，時時刻刻想着這裏；既到這裏，忽又想去那裏，這種毛病或者就是人類進化的原動力吧！

誇大狂——大概文人都有這毛病，（不知道別的藝術家有沒有？）言大則曰浩如煙海，言小則曰靡有子遺，言遠則曰天涯，言近則曰咫尺，言善則稱堯舜，言惡則稱桀紂，言美則稱西施，言醜則曰摸母；這毛病或者就是文學家藝術的手段吧。

人們這方面為驚遠性所驅使，他方面又為文心底誇大狂所陶醉，結果自然而然現實不如

想像，實感不如美感。

這樣想着，想着，不知在那個時候，竟沈沈睡着了。醒過眼來，額上浮着一把冷汗。身體覺得不冷也不熱，祇是兩腿有些不健旺，走起路來不識高低；頭部的運動也不太如意。但是我底寫信癡又發作了。

說來也很奇怪，平常慣有許多朋友的信，關在抽屜裏，幾個禮拜忘記了回覆；一入了病境，好像生怕沒有信寫。回信固不消說，就是交情差點的地方，勉強拉得上，也把不得寫封信問候問候。那時我提起筆來，手腕乏力，字跡模糊地亂寫了兩封：一封是寄給家裏堂兄弟們的，大略說：我離別家裏差不多兩年了，我寫給你們底信，郵費也用去七八角了，何以至今總不見你們一個回字？你們不負擔我底學費也罷，爲什麼連信都不回一個？我沒有尊你們底命，擅自跑到外邊，爲的只是讀書，不是做什麼強盜，你們體諒我吧！兄弟間有什麼話說什麼話，何必口欲言而囁嚅？譬如兄弟之情已經絕，那末我們儘可正式宣告脫離關係，這樣形式的名義的兄弟，有何意味？一封是寫給同縣一位青年的，他是一個研究文學的人，也曾產出些作品。我倆每星期有一次的通信，信裏說的多半是關於文學問題和家庭問題的話。他底

作品時時寄給我，我底作品也時時寄給他看。彼此批評，倒還有趣。他是一個小學教員，他曾接濟我底學費。我每天至少要到信架邊拜候三四次，看見有「吉安劉寄」四個字的信，如同得到寶貝般的，就要在路上的電燈底下從頭至尾看個清白；到了自習室或寢室還要反覆地看；有時竟高聲朗誦，如同讀詩一般，看完了，藏着箱子裏，比藏洋錢還慎重些，秘密些現在已有了一個大包了，這包是我底良侶伴，是我底解悶劑，失了他，如同失了我底靈魂。

## (111)

這天早上還睡在被窩裏沒起來，就聽見同學說今天天氣很好哩，我無意中得着消息，心裏私私地歡喜。但究竟好到什麼程度，旭日上昇時東邊呈着什麼景緻，我已是空間的失敗者。時間的落伍者，都無從知道。

我底鋪位是被指定攔在向南的右隅，所以旭日一出，就有一道金魚色的光射到我褥上。這倒是我底一個天然晒被法。自從開學到如今沒有搬鋪蓋到外邊晒過。這天紅光射來，引起我無限的愉快。這種愉快我無病時所感覺不到的，或者是上帝特意優待病人吧。謝謝！

起牀時，陽光已走到地板上去了。雖然沒看齊務股的鐘，本着過去的經驗，和敲上講堂

的鐘的次數，推算起來，當是十一點鐘了。肚子裏有些噁咕噁咕地響。大便秘得很，却又解不出來。跑了些路，眼睛跑花了，耳朵跑鳴了。結果放下眼簾，靜靜坐着，坐着，坐着，沈沈坐着，忽然又跑到回憶的路上去了，這些回憶，如同牛羊在牧場上胡亂地吃了一頓茶草，當時並不覺得什麼，後來慢慢反芻，才覺得苦不可耐。這時雖有些悔意，然已吃下肚子了。

我從母胎裏掉下，經過了七個年頭，正月十五就是我開始讀書那一天。我底母親從夢中叫醒我，吩咐我站在叔父背後，拜了天地，又拜祖宗。叔父拿首一枝硃筆，在「人之初」——吉安鄉間叫「三字經」爲「人之初」——末尾那一頁上面，畫着八個圈子，這些圈子紅得怪可愛。邊畫邊念，叫我也跟着他念，叔父有些念倦了，便帶我進小廳內，吃了三盞開水荷包蛋——這蛋是母親從廚房裏端出來的。叔父比我大些，所以比我先吃完。這場把戲，母親後來才告訴我，就是所謂發蒙。

村中一個初等小學堂，是我另一個叔父開辦的。在那兒我足足讀了六年。早晚點讀的經書，已點完了四書，左傳，孝經，詩經。午時點的國文教科書也點完了八本。此外還讀了些小學幼學。講了些修身，歷史，輿地，算術，格致。我底母親嘗說：「我底楚兒，若不是裏

到山上去砍柴，還不止讀這麼多書哩，……：但近年來我家裏買柴的錢，有二三串就夠了，不是比往年減少一半嗎？」

「胡先生，吃飯。」招呼我們寢室的那個齋夫，這樣叫着。隨即在他底長方形的托盤中，端出一大碗飯，幾小碗菜——豆腐湯，白菜，蘿蔔。——我不得不吃地吃了半碗冷飯，如嚼雪子一般，豆腐湯冷得不能下咽了。

衛牛家告訴我，吃飯後必須要走動，尤其在有病的時候。我在寢室十多步長的空間踱來踱去，脚步連我自己都聽不見。踱久了，頭又有些昏了，又躺在牀上了。俄而又跑到回的億路上了。

那年我底母親好像以我爲無再坐小學之必要了，商酌我底父親替我找了一家染布店。這也是母親告訴我就是所謂學徒弟；漁店有日矣，我底叔父——開辦小學的——正在吉安公園上，得着消息。一封信把這事無形打消了。

這時三四百字的論說，我也勉強做得出來。算術也學到了諸等數。奉着叔父底使命，由未來的徒弟一變而爲中學生了。

中學校址在吉安南門外白鷺洲上。和我同時上學的還有幾個堂兄弟，我們過慣了山林生活，初次坐船有些害怕。每逢上學，叔父站在南門河堤邊看，我們過渡；一直看到我們下了船，走進了樹林中，才回到公所裏。呵，叔父！我親愛的叔父，如今那兒去了？民國八年已死了，當我在六碼頭過江的時候，你底靈魂兒也站在漢陽門——武昌城門之一——邊望着你可憐的姪兒嗎？

民國五年，卒業中學。我底父親笑迷迷地對我說：「我年紀老了，不能再爲你奔走了，明年替你找一個教員當，你可願意嗎？我同你叔叔談及，他也贊成。……我在日哥處已買好丈多白竹布做件長衫，穿出去，像樣些。」這時我心裏暗想：這是我頭一次穿竹布衫了。現在喲，竹布衫的被布縷或者還在家裏衣櫃內，但是我底父親，他在那里呢？民國七年，他已跑入黃泉了！

二年的粉筆生涯，在我底生命史上，已經成了過去的悲劇。民國九年五月間忽然想起升學這樁事，冒險精神時在我腦海中蠕蠕欲動。不料正預備着來武昌複試，還差幾十塊錢沒籌足，東奔西走，只是無成。結果把升學念頭放在箱中，仍然下我底講，和一些小孩們玩玩。

中秋節到了。——

八月十五夜，

月色隨處好！……蘇軾

——街心中兒童歡呼聲，鑼鼓喧鬧聲合奏着太平之調，我聽迷了。不知不覺加入兒童們底隊裏了。這時大大，小小，男男，女女，圍牆般地圍着一座正在發紅的瓦塔；兒童們看得舞蹈起來了，大人們笑得兩頰起縐紋了。忽然一位比我高點的人，揭開他頭上的草帽，向我鞠一個不太十分彎曲的躬。凝視良久，我才知道是多年別離的老同學d君，他一見我便作驚訝之狀說道：「你還在這裏！我在教廳咨送學生榜上見了你底名兒。不是你嗎？」我將經過的情形，訴說了一番。他是一個富於情感者，後來我能來武昌補考，就是他底玉成。

自然，人們孤另另地，赤裸裸地從母胎裏掉下來，這是何等的寂寞可怕！在無邊的大海

中，在冷酷的尸骸裏，遭逢着幾個意外的恩人，那是何等的愉快，那該怎樣地感激！

但是，他們當日給我的恩愛之花，如今都變成了苦悶之汁。這話從何說起？「悔不該十年讀書，只討得滿腹問題。」這兩句話是我近來的一個大覺悟。天下最惱人的無過於「問題」

，問題愈多愈難解決，愈難解決愈多。人們不幸墮入其阱中，便如同入了牢獄，而讀書就是陷其阱中的預備。假如我底父母，叔父，朋友不恩愛我，我一輩子也不會進牢獄之門。或做一個不識不知的樵夫，或做一個無憂無慮的染舖內的徒弟，不管他牛踏死馬也好，馬踏死牛也好，只要有一把鹹刀，一根棍子，就能過我底美滿生活。——最合理的生活。如今怎樣哩？問題之矢以我爲標的物而放射着；苦悶之汁以我爲玻璃瓶而停貯着。這是怎麼一回事？說！他們恩愛的結果！

這樣想着，想着，不知何時又中了催眠術。

(四)

太陽還沒臨到人間，雀兒早得着消息，嘎嚕嘎嚕，嘎得我心花大開。原來晚上睡覺，頗覺恢復了原狀，所以身子雖沒起牀，人兒好似在野外奔跑。

吃過午飯，打定主意管一管獨遊的滋味。

幾天不見面，一切都改變了面目。校門的板壁比前綠得多了。門口的馬路也覺得闊些。沿途電桿站着班，精神分外抖擻，從來沒曾見過的。無線電台的兩根電桿近來也有些長進。

只是那一行的柳樹，枝上找不着一皮葉兒，裸着體在那裏晒太陽，看來有些可憐。

穿過賓陽門，呼，呼，呼的火車頭正拉着七八個車箱在軌道上溜去。站在火車兩旁的看火車的人，丟了火車不看。個個都將視線集中於我底臉上。我橫跨過軌道，走了半里路，停到一個草原的幾株顏頭樹下。攤開我底手帕，四角伸伸丑丑地。剛才坐下，晴空中忽浮蕩着一個鳥隊，看不見鳥底頭和脚，只是無數黑點好似燒在地面的紙灰被風刮到空中飛舞一般，漸漸落到保安門那邊去了。我底歡送他們的眼睛，受了幾分鐘的勞頓，有些想休息的神氣，對面矮丘上兩三個樵童底山歌聲變換了我底注視線，似乎無休息之必要了。幼年時代的生活又做了我底思念的對象。只是他們還缺少了我們當日那種「兮，兮兮」的味道。我們鄉間樵童們所最通行的一種賭博式的鬪技名曰「兮兮」，我只能譯他底音，不知道他底意義。（以鑿刀爲賭具，以毛柴爲賭注）我底視神經不能再耐了。纖弱的我不得不對自然界表示讓步了。眼縫密合得一線，兩手往耳門蒙着。這時草氈上被我底內心的畫工，描成一幅明晰的圖畫。一個二十來歲的憔悴的黃衣少年，伏着幾株古樹下，運用他神祕的玄思，上，下，東，西，南，北無數的矢枝向着他射去。假如從各枝矢端引一直線，那交點定落在他底胸腔上。我的心

臟只是亂跳，血液只是奔跑，悔不該入此地獄，蒙着被窩時床上豈不安然些？那末回去吧，我底兩腿又不同意。萬一疏通他們成功了，前面那，呼，呼呼的火車，平衡勢力的視線；不又在那裏等候着我？眼縫稍稍睜開，丘陵草木只是繞着我回旋。

一粒香蕉糖做了我底野外燕餐。回到校中，斜陽恰射到和我對面；君底床上，引起了我底詩興。

夕陽闖進玻璃，

撫着病人底額上；

病人感着Apollo底慈祥。

Apollo只是往來馳驅；

病人只是默默不語。

夕陽闖進玻璃，

吻着病人底唇上；

病  
中

滿

中

一六

病人感着 *Unser* 底溫良。

*Angel* 只是微微地笑着，

病人只是呆呆地聽着。

夕陽闖進玻璃，

站在病人底案上；

病人感着宇宙底蒼茫。

宇宙之謎只是悶着葫蘆裏；

病人之魂只是飄着大空裏。

夕陽闖進玻璃，

跳上病人底壁上；

病人感着生命底真相。

生命之河只是滾滾地東流；

病人之心只是顫顫地發抖。

哎喲，還做什麼詩，明天那根繩子又要捆上我底腳了！哎……

一九三二。一二。二二（病愈後一日）追記

於樓上自習室

## 粉末中的悵惘

一

鐘聲似乎響了，大約到了下班的時刻，從不規則的步聲中，他不知不覺地走出了教室。飛雨似的粉末灑遍了襟和袖，隨手一拍，反置上了五個更爲潔白的指印；他幾乎錯認了自己是一個石灰窯里的工人。從綠紗窻邊取下負有專賣的毛刷，粉末紛紛地驚散，斜陽光中一粒粒數得清楚，好事者闖進鼻腔里，帶來一股乾燥氣味。

看看課程表上，似乎那里有一個空格，於是他確實地知道這點鐘獲了皇恩的大赦。北半天，黃沙瀾漫，又是一陣狂風，窻櫺格格地作響，縫里溜進一些餘燄。

粉末中的悵惘

這時，他心坎里微微地覺得悵惘。反過身，順手拉起半邊月的土色藤椅，朝陽坐下，粉末餘粒中夾雜了些黃塵，濛乎不敢呼吸。

二

鐘聲高興地正在響着，他又望了一眼壁上的課程表。隨即低下頭去。粉末匆匆地落到鞋面，宛如在繁霜中露宿過一夜。

目不轉睛的注視地板。

約兩分點光景，他轟地站起，頹唐中帶決絕的神情，把案上的教科書一擡，在肚子里噉咕噉咕地說：「我決丟了你了！」書落處，又是一陣白粉摻和着黃塵。

「率性地丟了，豈不痛快！」他再坐下想。

但是他馬上又自問：「打主意拋棄他不是一兩次了，爲什麼總終于……？」  
半晌不作聲。

「大約人生在世是免不了要和教科書相依爲命的，只好勉強這樣解釋。

狂風闖進北窗紅格紙乘機亂飛；額手看看，原來頭一行明白地寫着一記校長關於時局之

報告」於是他彷彿覺得還有二件應做的事沒做完。

三

「這頑皮鬼，實在太不用心了，在第一次作文評語裏面不是提出過「盼望之盼誤作盼」這一條嗎？一錯而再錯，非扣他三分不可。」——隨手翻一翻書堆裏用鐵鉗夾着的幾頁講義。

頭歪斜着放在左掌上，筆管不住地搖動，營營蠅聲中時而雜以幾聲鶯歌，筆之搖動作連環狀。

「這話實在不通極了，不用這字有何不可？……調轉來豈不更妙？……還是原樣好。……」——筆尖磨擦着紙面颼颼地響，有時作忽斷忽續的爆竹聲，有時竟像一個花爆衝入雲際。

一頁，兩頁，三頁，四頁，……漸漸地揭薄了左臂下的紅格紙堆，陽光射上帳簾，白的可怪；映着綠色被面，宛如明鏡的湖水中，襯着團團的荷葉，於是又引起了他的悵惘。鞋面的粉末仍安然地酣睡着。

他將筆往墨盒蓋上着力地一拍，幾點墨汁染上了藍色的桌氈。兩手拿起紅格紙表示非撕破不可的樣子。

『我爲什麼要做這樣穿針揆眼補東添西的呆事？』嘴唇動了幾動，却沒出聲。

悵惘籠罩着他的全部，約有五分鐘的沈默。

『大約生命之神早安排好了，每人都應該做幾件（至少一件）呆事。』彷彿有一種柔和的聲音，在他耳邊申訴，他自以爲恍然大悟了，趕快整理「整理架上和案頭，眼中含着滿眶希望的的神色。好像說：『整理亦是人生應有的工作。而且這工作完了，還有旁的更緊要的在那里等候着我們去做。』』

四

室中的一切，井然地陳設着，茶桌上的「江西瓷業公司」六個藍字，這時格外的鮮明了。圓鏡前供着一座似乎不是和他自己同性的小照，透過鏡面尤其娟逸；只是右角下列着一陣黑點，半乾溼的，他不禁很懊喪地懺悔他剛才的孟浪。

鞋面的粉末大半撲去了，襪子眼中還不逸有少數的殘粒。膈袋里，腳背上，都覺得清爽

些，如迎風舞蹈的花蝶，如冒雨歌唱的青蛙，於是他更恍然大悟了：「蝶袖上絨也似的金粉，蛙襟上珠也似的霏霏，打扮得他們竟如仙女一般。大概萬物都應得有些點綴。我的粉末不就等於金粉和霏霏嗎？」

無意中翻到一本兩年前的舊作，揭開便是：

帳鈎鈎住了斜陽，

越發奪目地晶亮；

柳絲般的青春，

都付與餘暉半牀。

剎那剎那地銷蝕呵，

銷蝕於何有之鄉，

想像的甘樹。

怎能沾潤他憔悴的心腸？

他馬上發現了室中的一切的單調而呆板，枯燥氣味，又一陣陣地撲鼻。從此他怕見窗臺

粉末中的悵惘

角邊寸寸白骨般的粉筆了，於是躺在牀上。

五

他來到此地，首先揭起他的心幕的便是門前兩根枯枝般的鐵軌。朝夢迷離中，轟轟的響聲由遠而近，漸漸攪亂了牀頭的沈寂；每日裏，他第一次的工作便是懷念他倆，他每挾着課本向他倆前進時，兩腿總是微微地發酸。走近時，那流淚般的油光，更使他心碎。他不忍在他倆負創的身上再加上幾腳躊躇，每每小心地一脚就跨過，並且從不肯將粉末灑一兩點在他們身上。

現在，他看見了帳頂上的兩條縫痕，以爲是他倆來了；緊緊擁抱着，一同跳下悵惘的海臺。

魚目般他直視着縫痕，不言亦不動。

他亦不暇問：「他倆爲什麼要這樣掙扎？」只是深深地感覺着隱痛。

六

他到底是個聰明人，又拿起宇宙的秘鑰開發另一個大蘊藏：「大約他倆生就了一副賤骨

頭，拿來做鉄軌是再合適沒有的了！一面想，一面起牀，心坎里充滿着獲得的愉快。

鐘聲急促他鬧着，他拿着教科書和幾頁講義無精打采地步出寢室，拐灣處，飛起一團黃塵，他皮又剝簿了一層，隱隱夾雜着白粉。

跨過鉄軌，鐘聲漸漸稀疏了。一個個低着头朝教室里跑。他似乎看見他自己正面对着黑板，揩拭學生已經鈔過的字跡。講桌，講桌下的地板，都霜般的白；前一排的學生正尖着小嘴對着攤開的國文級科書一吹一吹。

一九二四，十一月，十，候楚於西樓

## 關懷我的朋友們

——代通訊

我沒有氣力再拿粉條了，丟下粉條便成了一隻廢物。現在，啊，空虛而寂寞的現在，我只配在中央公園裏，柏樹下，掙扎着，呻吟着，如同一匹負傷的綿羊。有時爭掀眼簾，從睫毛縫瞧着些三五成羣的人兒粉粉地踏過地面上縱橫交錯的樹枝的影子，我於是感到生命之流的滾滾東逝。哄嘩一聲，池裏跳起一條銀白的魚兒；呼嚕一響，枝頭飛着幾隻墨黑的鳥鴉，這

粉案中的悵惘

三三

些印象都頗具有撲滅黴菌的神力。颶風偷偷地掠過，總能給我以輕靈、舒適，雖然有時也不免顫抖。衛生陳列所，始終無進去勇氣，沒有旁的理由，只是因為裏面有肺結核的標本哩。

當醫生口裏喃喃地說出「肺結核……不要緊……第二期……好好地調養……」這句話時，我很清醒地知道那是我底生死刑的判決書。怎麼辦呢？束手以待死神的宰割嗎？匍匐於死神的膝前以求赦免嗎？和死神決鬥以創造一個光明燦爛的生命的花園嗎？

教務課通告上面有一段關於我的消息。獎飾愈恆，愧何敢當。回思兩年來，我有什麼貢獻於朋友們呢，朋友們倒反給了我許多興奮和啓示。我是不久丟下馬師的講義，我是初次拿上中學的粉條。胡亂的說，胡亂的寫，造下了許多罪過。孫福熙先生在別離北京的時候說：「回國以來，我沒有登過一次講台，說出若干謊話，這是我所可稍稍安慰的。」這句話使我發現了我自己是一個犯人。我談謊話已將兩年了，造的罪惡不知有多少。朋友們，我能不深深地懺悔嗎？我底志不忘（註）頂好是改爲謊話集，但是，也有一兩點或許能減輕我的罪過。人們爛漫的天真，我總願意他充分地表現在我眼前；人們創造的慾望，我總願意他充分地滿足在他筆下；還有，我總不願意把人們的腦袋當做一座冰房，拿一些不容易消化或少缺營養料

的食品硬硬地塞進去。如其這果能減輕我一點罪過，那便是我懺悔中的安慰了！

寓所內有斗方的院子，有亭亭如蓋的槐樹，不是像西樓那樣宛如一隻雀籠。食的方面也總可算是過得去。惟牀頭案前看不見有如諸君其人者的影子，聽不見有如諸君其人者的言笑，這真是空虛中的空虛，寂寞中的寂寞呀！

因為事實上的要求，使我漸漸和日常生活相接近。譬如，豬肉牛肉各多少錢一斤，現在我才知道，從前只會天天跑進第三飯廳吃現成的，誰還留心他的價格。此地鷄蛋，每個六枚，比兩星期前的天津便宜一枚。牛乳比天津貴得多，例如Cows Head牌，天津二角半，此牌三角半。西藥之類亦要貴一兩成。

日來身體略有進步。下午潮熱已縮至最短，降至最低。據人說，臉上亦長肉了，攪鏡自照，似乎是不錯的。惟咳嗽之多如故，不願談話亦如故。

朋友們，關懷我的朋友們，這些微弱的心情，這些瑣碎的消息，想是你們所願意知道的，恕我不多說，再談。祝你們康健！

五月廿一於北京大蔣家胡同七十三號

## 牛師老

關懷我的朋友們

九里坊總算是南門出城的望族了。聽說哪一個年代，曾有人從城牆脚下直量到村莊的屋跟，說是恰恰八里半多一點。爲湊滿整數起見，大家公決了就作爲九里。村莊的前面巍巍地站着一座進士坊，是紀念他們的五世祖尊經公的。九里坊的命名大約就是根據這兩個典故。

進士坊，不知有多少年紀，據看，總算很老。偏身披着蒼老的葛藤。剝蝕了石灰的磚縫裏還有時長出幾根倒立的荊棘和些不知名的茅草。春天一到，綠油油的，大家公認爲進公士有靈了。聖旨牌上飛去了一個口字，旨字下半截也闕了一大塊，然而他們認爲高古而可寶貴的亦就在此。

進士公的遺囑願世世出肖子賢孫，耕讀糊口；新年不許接大神，鬧鬧龍燈玩倒不妨事。却也應在十五以前就要結束；什麼下元宵，在他看來，以爲是「男輟耕，女廢織」的禍水。因此肖子賢孫們，每逢新正月，雖然有時看見左右鄰村接神送神十分熱鬧，從敢建議修改遺囑，只是拿出全副精神舉行這龍燈的大典禮。

一年一次的龍燈大典禮，一方面固然是肖子賢孫們尊祖敬宗的表示，另一方面龍頭却做了豐歡的測量器：（龍鬚尤其是早生貴子的仙方）頭上黃金白銀般的鱗片，如從開光到送龍沒

有一片損失，大吉大利；損失不多，亦不失其爲吉利；要是撕破了，或竟至於露出骨來，大家着了慌，衆口一辭地歎道：「今年年歲又不好了！」

這年的初一大朝過去之後，大家同了意：初三的大清早叫發生上城去買紙張；橫直駝背老者也沒什麼了不得的事，就請他半靈義務地趕在初五以前把龍紫好；如來不及，大家亦得幫幫忙。

牛師老說過，初五是個「開日」，再遲怕沒好日子了，肖子賢孫們雖近來對於牛師老失信仰，以爲他遇事總不順情理，總要偏向一邊，然龍燈大事，他亦是進士公位下的一個，總不會懷什麼惡意，於是大家勉強相信了他的話。

新年雖沒甚要緊事，高起興來，打兩手紙牌，亦就過了一天又一天。初五晚上到了，天色却沈沈的，而且瀰着飛雨。微風掠過，家家門口的紅紙對聯都顛抖着。鑼鼓早已在貓俚家裏搬出來了，照例，未行開光大典禮以前是不准動什麼響聲的，所以還是靜悄悄的空氣籠罩着四周。

「時候不早了！怎樣……？」牛師老吃的兩臉醉醺醺的，頭發個字還可聽得見，以

下越說越低，漸次等于無聲。

大家剛剛在那里議論着他讀了幾十年的書，叫名亦進了一名學，連一個開光的日子都擇不好，無怪經過他的手的討親的日子，結果總多不順符。一見他來，便一個個板着臉，似乎就要去打他兩個巴掌才能出氣。

大家暫時不作聲。

「怎的？……動身吧？」他急着而且懷疑着問。

「你這條牛！」

「什麼？」

「讀了幾十年書，叫名亦進了一名學，連一個開光的日子都擇不好！」

「糊塗！……龜蛋！……」

「你還要罵人嗎？新年新歲，百無禁忌。」

「你……你們以爲今天的日子擇壞了嗎？皇曆上的確是那樣講的，誰知道天公偏不做人情？」

「你真是一條牛！還要強辨，」

雨絲更飛的高興，牛師老的紅臉越發紅的可怪。仰頭望了一回西北邊，憑了他的直覺，斷然地說：「保管沒有大雨，快動手吧，再等一會路上怕不好走了。」接着就發表許多道命令，什麼「爛子！你去找新郎公來……預備臘燭。」什麼「三俚！趕快叫他們來撐龍。」什麼「你就掌鼓吧……他頂好打碗羅。」小孩們用耳聽着，却不動腳。

「你這條牛！」喧鬧聲中，似乎又聽見這麼一句。

這時正式預備着來參觀開光大典禮的女人們，大半都走了，雨絲還是沒有斷。

「牛師老！牛師老，真是一條牛，哪配做師老」他的耳邊的確是不絕的這樣叫着，但辨不清，究竟是誰。

先是，他在四十二歲的那一年，曾高發過一次。披着金邊的藍衫寶服謝過了皇恩，本村以及左右鄰居的人吃過了海參席——這是百年難逢一次的——抹着嘴散席之後，附近二三十里都很驚訝九里坊出了一位新相公，見面時多尊稱他爲「老師老」。肖子賢孫們亦自以爲進士公位下，發潛德之幽光的舍他莫屬了。不料幾次鄉試之後，依然是金邊藍衫，於是大家不覺懷

疑起來，不等全體大會的議決，竟把他的老字取消。他亦自以爲「文不逢知己，屋場屢出」漸漸不相信四書，常嘆道：「命不如人可奈何！」於時專心於「生剋制化」之學。這種學問，精微奧妙，更使他頭昏。他的境遇，一年不如一年。大的兒子勉強算能完篇，只是可惜科舉停了，再無發潛德之幽光的機會，只好暫時叫他一面出館一面靜待時機。頭一年的學東是曲水灣王老大學僮八位，束修二十四封銅板，三節致送。據說這是天大的面情，往年王老大請師老總是不出乎二十串以外。他在家裏：歡喜，看看「輒吉便覽」「留青新集」，不歡喜，亦就閒着，「人在家中坐，禍從天上來」肖子賢孫們不知什麼時候，居然在師老之上附加「紹先」二字。紹先師老爲的一籌莫展，意志消極，亦懶得公然提出反抗，只是暗地裏求天求地不要叫他們對於他的稱呼上，再有何等的變更。他平日雖不大歡喜管閒事，然遇到有發言的機會，也不願完全拋棄責任，而且總要守着讀書本色，發幾句獨異于衆的論調。後來肖子賢孫們雖當面還是「紹先師老，紹先師老」暗地裏却是「牛師老」的時候居多。道風聲傳到他的耳裏，他覺得事情有變些卦了，前途不堪設想，「惟女子與小人……近之則不遜……有威可畏……」這一類格言，不時地來敲他的心門。他從這時起，決意取鎮壓手段，所以每事必發

言，每發言必獨異於衆。

肖子賢孫們當面叫他牛師老，這確是第一次。他們以爲這次他干犯了衆怒，罪該萬死；當面叫不算什麼重罰，亦不算對進士爲不住，而且叫了還不是叫了，他能……？

牛師老肚子裡的酒正在發作，額上的青筋一條一條地鼓起來，手指總是打顫。「你——你們這些龜蛋，竟敢侮辱斯——斯文嗎？誰曉——曉得天上的事？今晚不開光，我要……撕碎他……把他撕得粉碎。」一面說，一面舉手向龍頭作欲撕狀，話沒說完，頭上啣的一響，似乎一隻很堅實的東西落到頭上，但並不覺得痛在那裏。接着便聽見：「一個新年，你罵誰龜蛋？好大的胆！」回頭看時，原來是比他高一輩，綽號富先拐里的，豎起兩撇八字鬚，手裏拿着一根密節的黃竹烟管，用質問的形式，對他兼打兼說地說了上面幾句替大家出氣的話。

這時，人叢裏，七口八嘴，也參加了不少的意見：

「弄壞了一年的采頭，你敢撕嗎？」

「有什麼不太平，倒要捉你來抵命！」

「這老不死的！」

「讀了幾十年的書，連個開光的日子都擇不好。」

「真是一條牛！」

「主考瞎了眼，竟把功名放在你頭上。」

「打的好。打的爽快！」

遠處人都攏來湊熱鬧。

他似乎覺得有些玷了身分，想從富先拐里手中搶過烟管來，反打他幾下，衆人急忙拉住他的手，幾張口同說一句話：「侄兒打叔公，倒做不得呢！」有幾個隨便在他腰上又掙了幾拳。他大聲叫道：「毆打斯文！毆打斯文！」

「你這條牛，什麼斯文不斯文；再要說，罰你拜一天進士坊！」一聲霹靂驚散了不規則的喧鬧，原來族長公來解圍了。衆人放了手，喘着氣，望着族長公，站着不動。牛師老一臂扶着族長公，一臂指着衆人，邊走邊回頭，口裏不絕地：「糊塗……龜蛋……毆打斯文……我要撕碎……誰知道天上的事……」一股酒氣，令族長公抵擋不住。

天色墨漆般的，屋檐下似乎滴滴，肖子賢孫們還議論了一番就散，且不提起開光的事。

一九二四，十一月，

## 三百篇之修辭

研究古人文學作品，當從內容與形式兩方面觀之。內容之研究，考其思想之如何；形式之研究，考其修辭之如何。

三百篇爲周代詩歌總集，古代文學作品之信而有徵，爲後代文學之淵源者，莫此若也。欲明後代文學之修辭，不可不先從事於三百篇。

余既作「國風與地理之關係」(登文學季刊第一期)以明各國思潮之所由來，又作讀了詩序以後(登本誌第一期)以闡詩序說詩之誤。此篇之作，亦所以繼續前業，且貢一得之愚耳。

後代文學之修辭，雖與時俱進，或較爲繁縟，或較爲精密，或較爲優美，然其種種方式方則大抵推輪於三百篇。

茲將三百篇修辭之法略說如次，且舉實例以證之。

### (1) 顯比

文心比興篇贊曰：「詩人以興，逐物圓覽，物雖胡越，合則肝膽。」蓋宇宙萬物，紛然雜

陳，從其異者而觀之則莫不異，從其同者而觀之則莫不同，所謂萬物畢同畢異也。惟文人能利用想像力，撮合異類，使其發生親切關係，而互相輝映，互相關聯，此種想像力卽劉氏所謂「圓覽」是也。

顯比者何？明將兩事物比較也，此類修辭，在三百篇爲最多。

王室如燬 有女如玉 華如桃李 鬢髮如雲 卷髮如蠶 會弁如星 手如

柔荑 膚如凝脂 領如蝤蛸 齒如瓠犀 首如飛蓬 羔裘如濡 顏如舜花

有女如雲 其從如雲 顏如渥丹 視爾如晔 其人如玉 周道如砥

以上以此物比彼物

怒如朝飢 心之憂矣如匪澣衣 爽如充耳 巧言如流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

怒焉如擗 疾如疾首 如彼築室于道謀 如彼泉流 如臨深淵 如履薄冰

如集於木 如臨於谷 譬彼舟流不知所屆 譬彼壞木疾用無枝 如震如怒

如懷如焚 如飛如翰 如山之苞 如川之流 如月之恒 如日之升

以上以此事比彼事

美如英 美如玉 混其如玉 其直如矢 其崇如墉 其比如櫛 其甘如

以上以此物比彼狀態或性質

(2) 隱比

隱比者何？不明將兩事物比較而意義含蓄也。

公侯干城 公侯腹心 百夫之防 邦家之基 民之父母 予王之爪牙 毋

金玉爾音 胡爲虺蜴 庶民子來 耳屬於垣 其爲飄風 斯言之玷 誰生

厲階 至今爲梗 自有肺腸 寧爲荼毒 王之喉舌 爲梟爲鷂 和樂且孺

以上名詞類

不能奮飛 匍匐救之 及爾顛覆 以寫我憂 三歲食貧 可以樂飢 陰雨

膏之 我心寫兮 誰敢執其咎

以上動詞類

其心塞淵 螾首蛾眉 悠悠蒼天 盜言孔甘

以上形容詞類

三百篇之修辭

此外尚有比較繁複之隱比，詩經中比體（即六義中之比）之文皆爲此類，如：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他山之石可以爲錯，    具曰予聖，誰知鳥之

雌雉？    瞻烏爰止，於誰之屋。

(3) 伴名

不稱人物之正名，而以其附屬之事物代之，是曰伴名。

A. 以人物特殊之標識代其人物

總角丱兮——總角代表兒童，總角爲兒童之特殊標識。

羣黎百姓——黎代表壯年人，髮黑爲壯年人之特殊標識。

遐不黃耆——黃耆代表老人，黃髮垢面爲老人之特殊標識。

黃髮台背——均代表老人，台背亦爲老人之特殊標識。

(B.) 以所持之物代其持之人，

縞衣綦巾——代表儉樸之女子，縞衣及綦巾均爲儉樸女子之服，

詢於芻蕘——代表采芻蕘者，芻蕘乃采芻蕘者之持物。

(C.) 以所包藏之器代其物。

我姑酌彼金罍

——金罍兠觥皆藏酒之器，故以代表酒。

我姑酌彼兠觥

(D.) 以地所在之方向代其地。

小東大東——東代表東方之諸國。

投畀有北——北代表北方邊界之地。

西人之子——西代表西方之國。

C. 以物代其物所在之方向。

度其夕陽——夕陽謂山之西也。

於彼朝陽——朝陽謂山之東也。

D. 以因代果

揆之以日——日代表日影，日爲因日影爲果。

(4) 類名

三百篇之修辭

不稱人物或事之正名，以其範圍之較爲普通或特別者代之，或以其具體或抽象者代之是曰類名。

A. 以普通代特別（即以全體代一部）

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孫謂孫女，子謂女。

B. 以特別代普通（即以一部代全體）

衡門之下——衡門代表貧士所居之屋。

哲婦傾城——城代表國。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魴代表美魚。

豈其娶妻，必齊之姜——姜代表美女。

C. 以抽象總稱代具體特稱

魯道有蕩，齊子由歸——齊子代文姜，齊子乃抽象總稱。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仲氏指戴嬀，仲氏乃抽象總稱。

予美亡此，誰與獨處——予美代其情人，名雖不言，其爲特稱可知。

見此彙者——彙者代其所私，名雖不言，可知必爲特稱。

D. 以具體代抽象

胡爲乎泥中（代顛沛流離）

值其鷺羽（代表遊獵）

日月其邁（代表光陰）

烝在栗薪（代表勞苦）

有母之尸饔（代表勤勞）

式月斯生（代表歲月年華）

婦有長舌（代表多言）

黃髮兒齒（代表壽考）

E. 以抽象代具體

不憇遺一老（謂老臣也）

召彼故老（謂舊臣也）

哀哉不能言（謂忠臣也）

苟矣能言（謂諛臣也）

(5) 詰問

爲欲申重語意，先自發問，然後自答之，是曰詰問。（平常有所不知而問人，與修辭無關。）

於以寘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三百篇之修辭

三百篇之修辭

四〇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析薪加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其絢維何？維絲伊縉。於以求之？於林之下。

誰謂荼苦？其甘如薺。云誰之思？西方美人。

豈不爾思？遠莫致之。豈無膏沐？誰適爲容。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誰從穆公？子車奄息。

夜如何其？夜未央。魚在？在藻。

(6) 感歎

感情激烈時，用常語出之不足，自然變爲驚歎。

于嗟乎，鸛虞，心之憂矣，曷維其亡！於乎！前王不忘。

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於乎！小子，未知臧否。  
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尙有奮。噫嘻！成王既昭假爾。

於穆清廟！嗟嗟！臣工，猗與漆沮！閔予小子！

(7) 相形

此種修辭法，富於暗示力，最易刺激人。其法將兩件相反的事並列，使其彼此相形，色彩鮮明，猶如美學上之對比。

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

高岸爲谷，深谷爲陵。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

舟人之子，能鰓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國事；或偃息在牀，或不已於行。

三百篇之修辭

### 三百篇之修辭

四二

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  
或其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爲。

(8) 重複

此種修辭，能令思想感情格外周到強烈。分詞句之重複與格調之重複兩種。先舉詞句重複之例。

采采卷耳

采采芣苢

采芣苢

采芣苢

按上列重複字與疊字不同。疊字爲兩字組成之詞，一經拆開則失原來意義。如關關，夭夭，泄泄，招招……皆是。重複字乃兩獨立詞類，雖去其一，原義猶在。所以須重複者爲欲增加文之力量，或完成聲調耳。

悠悠哉哉

委蛇委蛇

歸哉歸哉

式微式微

簡兮簡兮

其雨其雨

鷓兮鷓兮

籟

兮籟兮

碩鼠碩鼠

樂土樂土

采芣采芣

舍旃舍旃

如何如何

鷓兮鷓兮

采薇

采薇

曰歸曰歸

黃鳥黃鳥

有臝有臝

敬之敬之

又有一類，非如上列上下緊連之重複，乃就上文而轉變語氣之重複也。不我以，不我

以 人涉卬否，人涉卬否 美無度，美無度

其誰知之，其誰知之 其儀一分，其儀一分

次舉格調重複之例：（格調重複，用同一格調，反復吟咏。三百篇格調十九如此。按卽今日小調之起原。例不勝舉，姑錄數條。）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芣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標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9) 儻偶

文心麗辭篇曰：「造化賦形，支體必雙；神理爲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辭，運裁百慮

### 三百篇之修辭

### 四四

；高下相須，自然成對。」蓋好偶乃人類普通心理，對仗爲中文特有性質，故麗偶之文：三百篇中，比比皆是。隨舉數例如下：

深則厲，淺則揭。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山有榛，隰有苓。

施烝穢穢，鱣鮪潑潑。風雨淒淒，鷄鳴喈喈。夏之日，冬之夜

汝水湯湯，行人彭彭。厭厭良人，秩秩德音。伐木丁丁，鳥鳴嚶嚶。

嗶嗶草蟲，趨趨阜螽。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南山有臺，北山有菜。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秩秩斯干，幽幽南山。約之閣閣，椽之橐橐。

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南山烈烈，飄風發發。鹿鹿濯濯，白鳥盪盪。

爾羊來思，其角濈濈；爾牛來思，其耳溼溼。四牡彭彭，八鸞鏘鏘。

溫溫恭人，如集於木；惓惓小心，如臨於谷。誨爾諄諄，聽我藐藐。

子有廷內，弗灑弗掃；子有鐘鼓，弗鼓弗考。江漢浮浮，武夫滔滔。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騶人好好，勞人草草。

作者忽然與一意中人物直接說話，是謂呼告。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

所父！予干之爪牙。

黃鳥！黃鳥！無集於木。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

(11) 想見

作者利用想像力，推想未來或未見之事，是曰想見。

宛其死矣，他人是愉。百歲之後歸於其居。今者不樂，逝者其亡。遡游從之

，宛在水中央。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12) 夸飾

夸飾者，言過其實之意。人之說話作文，每欲感染他人以爲快。感染之力賴乎刺激，刺激之力賴乎夸飾。故夸飾之起原，本於自然要求；其目的無非欲刺激他人。文心之記夸飾，其言曰：「夫天地以降，豫入聲貌；文辭所被，夸飾恒存。」自然之謂也。又曰「信可以發蘊而飛滯，披普而駭聾矣。」刺激之謂也。

三百篇之修辭

王室如燬 其甘如 匍匐救之 政事一埤益我 靡日不思 巷無居人 翰飛戾天 聲聞於天 我庾維億 子孫千億 不盈一掬 其會如林 茶董茶飴 靡國不泯 民靡有黎 靡有子遺 嗷極於天 鼠思泣血 鞠爲茂草 民莫不穀 無草不死 無木不萎 何草不黃 何日不行 何人不將 曾不容刀 曾不崇朝 一葦航之 踐予望之 何人不矜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開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

翮彼飛鵠，集於泮林；食我桑黹，懷我好音。

(13) 擬人

將無知覺感情之物，賦以人格，是曰擬人。

棘如天天，母氏劬勞——以人心賦與荆棘。荆棘之心卽孝子之心。

沔彼水，朝宗於海。——流水朝宗，儼有知覺。

楊柳依依——楊柳爲風所吹，若人之依依然。

瓶之罄矣，維罍之恥——罍亦知恥。

國步斯頽——國運流行如人之步武。

跛彼織女，終日七襄。——織女能織布。

睨彼牽牛，不以服箱。——牽牛能挽車。

維南有箕，載翁其舌。——箕星引其舌，若有所吞嚙。

維北有斗，西柄之揭。——北斗揭其柄，若有所挹取。

(14) 情暈

以己之情感移入自己周遭內之事物，使其事物之情感與己之情感打成一片，是曰情暈。此在修辭上地位極高。人與物合爲一體。

雉鳴求其牡。嚶其鳴矣，求其友聲。雉之朝雊，尙求其雌。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鴻雁於飛，哀鳴嗷嗷。魚在於沼，亦匪克樂。

作者先有求配之意思，見雉雌遂亦以爲求配也。作者先有求友之意思，見鳥鳴遂亦以爲求友也。作者先有兄弟急難之感想，見脊令之飛鳴行搖遂亦以爲有急難之意。至如飛鴻之哀，游魚之悲，皆詩人之悲哀也，魚鳥何知哉？

(15) 物語

三百篇之修辭

以已之情思，附託於動植物或無生物，使其能爲人言，而間接道出，是爲物話。近日兒童文學多採用此種方法，蓋兒童心理，萬物皆靈，讀此等作品，易引起其興趣。三百篇中屬於此體者僅鴉鵂一篇。周公東征管蔡。成王不知其志，公乃託爲鳥言，以寄其勤勞王室之意。（此說從詩序言，尚有待考。）

鴉鵂鴉鵂，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追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瘁，曰予未有室家。

予羽譙譙，予尾傴僂，予室翹翹，風雨所飄搖，予維音嗷嗷。

一九二三年三月初稿。

## 讀了詩序後

(一)

文藝作品的認識，只能憑着靈感的直覺，純粹以作品底本體做對象，決不容有在未讀之先預定下許多固定的，偏頗的先入見，拿來範圍一切作品這一回事。不料中國的古代韻詩者

正有犯着這毛病的。他們預定的許多先入見，雖沒有把他明白寫出給人看，我們只要仔細考察他所說的話，便可從許多零碎的語句中得着幾條簡單的大概念。那些先入見，製造者是古人，發見者是後人；後人如觀察不錯，判斷不錯，雖不敢說對於古人心理已盡量地發掘，至少可說發掘一部分。

三百篇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價值，無庸在此處誇大。三百篇的本身，如何被古代說詩者所掩蓋，三百篇的人格，如何被古代說詩者所污辱，亦無須在這裏多說。掩蓋者，污辱者的首領，即詩序的作者，這話前人已告訴我們了。

至於詩序的作者是誰，這件案子打了數千年的官事，而今還沒有得着平允的解決。我以為贖書須經濟些，花費無數的光陰和精神，追隨那無謂的爭訟，實在不合算。我們只要看他的話說的對與不對，何必追究那不容易追究而且不必追究的作者？作者的話如對，我們姑且自喜中國古代不乏文藝賞鑑家；如不對，我們除了慨歎中國古代文藝賞鑑的幼稚外，還要替被掩蓋，被污辱者做一番昭雪事業。

詩的觀念，在中國古人眼中已明瞭他存在着，如

詩言志，歌永言。——舜典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詩序

上面的話，說的如何正確，透澈！却不知怎樣，作品到了他們底眼前，便又模糊了。詩歌既是言志吟咏的東西，那末只要他言之有生氣，咏之成音節，就可以算做好詩。詩歌既是情動於中而形於言的東西，那末只求他情之出於真摯，熱烈，就可以算做好詩。又何必另外強扯些和詩歌的性質全不相關的東西？

不滿意於詩序，鄭樵開其端，——著「詩傳辨妄」——朱子集其成。朱子在他底「詩序辨說」裏說：「故此序者，遂若詩人先所命題，而詩文反爲因序以作，於是讀者傳相尊信，無敢擬議，至於有所不通，則必爲之委曲遷就穿鑿而附合之，寧使經之本。繚戾，破碎，不成文理。」這段攻擊詞，再大膽沒有。但維護詩序的，亦復不遺餘力。

「凡詩人言外之意，不必詩中所有，而以序合之，則微妙之旨畢見，此序之所以不可廢也。」——胡承珙毛詩後箋有女同車篇。

「序與傳各明其義，兩不相悖。序推本詩人之意，不必定詩詞所有。三百篇往往有此。

毛傳專釋詩詞。」——後箋施丘篇。

毛詩後箋所說，我有些懷疑，爲的下列兩種理由：

(一)毛詩正義序「六情靜於中，百物盪於外；情緣物動，物感情遷。」又「若夫哀樂之起，冥於自然……故燕雀表調燠之感，鸞鳳有歌舞之容。」朱熹詩集傳序「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咏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不能自己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文心雕龍明詩篇「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綜合上列各說觀之，詩的起原，乃出於人性之自然，苟無自然之機，雖磨折千毫，不成一字。人性受外物的刺激，自然而然地撼動起來，亦自然而然地歌唱起來；這種現象，恰如小孩們的啼哭或歡笑，純由衝動的作用，並沒有什麼精緻奧妙，微言大義的存在。讀者讀過作品後，亦自然而然地和作者起共鳴的感應。此種感應作用的原動力，就是直覺，用不着什麼思考，推敲。毛詩後箋說：「……而以序合之，則微妙之旨畢見。」又說：「序推本詩人之意，不

必定詩詞所有。』照這樣說，讀詩豈不是難乎其難的一樁事？——讀古人詩，誠不免有難處，但是其難處在古今語言用詞或造句的變遷，不在所謂微婉之旨。——無怪朱子有委曲選說，穿鑿附會的批評。

(2) 詩經三百零五篇，「頌」全是朝廷祭祀的祝詞，「大雅」全是貴族作品，「小雅」中已有平民作品在內，國風中平民作品占十之八九。從數量上看，平民作品和貴族作品雖旗鼓相當，從質量上看，平民作品比較地可代表一時代的精神，所以三百篇的精華，在國風而不在雅頌。上古民族，風俗淳樸。思想單調，偶有所感，便赤裸裸地表現於語言。精微奧妙是什麼東西，他們簡直沒有夢見。今人讀他們的詩，如果詞句間的意義不發生問題，他們的詩意至少亦能了解三分之二，何須思考和推敲？古者太史陳詩以觀民風，亦是在詩品中看出民間的風俗，別無所謂詩人之意，更那有什麼推本？雖詩詞而推本詩人之意，這種方法可用來讀後世一部分之詩，因為後代人生活進化，思想龐雜，表現法生出多種，如象徵詩每於詩詞外求詩意，但象徵詩無論歐洲和中國，上古絕對不產生。還有一部分之詩，因為中了詩序的毒，故意把作品弄的晦澀不可解；這等詩亦須求詩意於詩外，但這已是詩的下乘了。若是拿一

詩詞而推本詩人之意」這種辦法來讀三百篇，便大錯了！

(二)

詩序說詩，以政教倫理的觀念做中心。由此中心，發生許多先入見。三百篇的大部，幾全被那些先入見所範圍。

原來政教倫理的觀念，為東方哲學中之最占勢力者。其本身的價值，在這裏無容討論。不過要先明白，文學和哲學畢竟是兩件東西，不能混為一談。一主知，一主情，各有各的特性，拿哲學的眼光來賞鑑文學，結果就是失敗。

拿政教倫理做中心，其所發生的先入見，最初即為「正變之見」。

什麼叫做正變之見？他說：「……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他以為無論風或雅，因其時政治亂之不同，而各有正變之別。治世之風叫做正風，亂世之風叫做變風。治世之雅叫做正雅，亂世之雅叫做變雅。

周之初，文王布德施仁，三分天下有其二；加以周公召公，相輔為政；他以為周朝的平治，沒有過於那時的，所以把周南召南的詩，劃入正風的範圍，列國的風總名之曰變風。成

王康王死了之後，周朝漸漸衰弱起來，所以把宣王以前的詩歸入正雅，自六月以後的詩歸入變雅。

他雖這樣地把風雅分了四大類，若是於詩的意義不發生什麼障礙，也可不去管他，不料他竟因這樣一分，引起兩大誤解。

(1) 誤解二南。成王時，周召二公在行政上實行分工制度，將行政區域劃分兩大區。自陝（河南陝州）以東，歸周公管轄；自陝以西，歸召公管轄。後來在陝東南方各地采得的詩叫做周南；在陝西南方各地采得的詩叫做召南。——國風之所以名篇，都是采詩的地方做標準，本來是極平常的一椿事，經詩序一解釋，反而弄得高深晦澀了。他說：「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鸛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這般話全是政治家的口吻。最可笑的，風南二字本皆作名詞用，風就是朱子所說「里巷歌謠」的意思，南就是朱子所說「南方諸侯之國」的意思，而詩序都認為動詞。

周南，召南，既根本弄錯了，所以關雎以下的詩，亦很受影響。原來自關雎至鸛虞二十

五篇，和別的國風沒有什麼差別，都是民間的歌謠。序者因為抱着正變之見，以為二南為正風，治世之音也。詩中之意，非頌仰即自誇。所以說：『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葛覃后妃之本也。卷耳后妃之志也。樛木后妃逮下也。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蟋蟀后妃之所致也。兔置后妃之化也。采芣后妃之美也……：鵲巢夫人之德也。采芣婦人不失職也。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照這樣說，二南之詩，幾大部分是為后妃和夫人而作的，不但於國風之義，有所未合，即事實上亦說不過去。

今試以正風中與變風中相似的詩而比較之，序說更不攻自破。

<p>正風</p>	<p>卷耳</p> <p>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飭。          陟彼砠矣，我馬瘠矣；我僕痠矣，云何吁矣！</p>	<p>后妃之志也</p>
<p>變風</p>	<p>伯兮</p> <p>伯兮揚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爲王前驅。          自伯之束，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焉得覿容，言憇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痠。</p>	<p>刺時也</p>

卷耳和伯兮分明同是征夫役於外，他們底妻子在家裏思念他們，所以說：『願言思伯，甘心首疾。』『願言思伯，使我心痠。』然而思念之極，而又不能達其欲望，於是自寬自解道：『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詩序牢牢地抱着正變之見，以爲正風是治世之文，不宜有怨刺之音，說卷耳是后妃之志，說伯兮是刺時。姑無

論其爲后妃之志，還是刺時，兩篇總該同等待遇，不宜以同一的本質，加上各異的外曠。序詩者或者亦會見到，但被正變之見所縛束，不得不這樣掩飾過去。其實周召之世，東征啦，相洛邑啦，種種衛役，不一而足。那時的百姓，何嘗能日安居？印衛國比較起來，恐怕還要利害些。老百姓總是以安居樂業，家人團聚爲快，斷沒有替周征役就樂於從事，替衛征役就怨恨起來的道理。

再以兔置和秦無衣比較之。

正風 兔。	<p>肅肅兔置，豢之丁丁；          越越武夫，公于冀城。          肅肅兔置，施於中塗；          越越武夫，公侯好仇。          肅肅兔置，施於中林；          越越武夫，公侯腹心。</p>	后妃之化也
變風 無衣	<p>豈曰無衣，與子同袍？          王于興師，修我戈矛，          與子同仇。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          王于興師，修我矛戟，          與子偕作。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          王于興師，修我甲兵，          與子偕行。</p>	刺用兵也

讀兔置無衣而周南及秦地之民族之勇敢可見。兩詩的作者雖微有差別，——兔置別人贊賞，無衣武夫自道。——而同爲民族精神的表現。序者對於兔置則以爲后妃之教化所致，意存贊美；對於無衣則以爲刺用兵。這亦是被正變之見所誤了。

現在丟掉一切序說和註脚，用客觀態度來考察二十五篇的本文，結果得到詩的真相——作？號的未詳——有如下述。

1、關雎 情詩。

2、葛覃 女子思歸寧，但未見其必爲后妃。

3、采芣耳 情詩。

4、樛木 祝福。

5、蟋斯 祝多子孫。

6、桃夭 送嫁。

7、兔置 頌武勇。

8、采芣 采野草歌。

9、漢廣

序說無疑，有詩文可據。

10、汝墳

情詩。

11、麟之趾

？

12、鵲巢

送嫁。

13、采芣

采草以奉祭祀則是，然未見其必爲夫人。

14、草蟲

情詩。

15、采蘋

采草以奉祭祀無疑，但未敢斷定是大夫妻。

16、甘棠

序說無疑，有詩文可證。

17、行露

？

18、羔羊

？

19、般其雷

情詩。

20、標有梅

情詩。

21、小星

？

讀了詩序後

讀了詩序後

六〇

21、江有汜

？

23、野有死麕

情詩。

24、何彼穠矣

序說無疑。有詩文根據。

25、鸛鳴

？

(2) 誤解四牡采薇杖杜，此三篇皆在六月前，詩序者認為正雅。四牡乃征夫感傷之詞，

采薇亦征夫見自然界之變遷，陡然想起家鄉的時候的呼聲，序乃以四牡為勞使臣之來，以采薇為遣戍卒。杖杜乃征夫之婦在家思念其夫之詞，序乃以為勞還役。此種誤解，其原亦發生於正變之見。他底意思，無非是說治世之詩，不應有怨歎之音，於是把詩的本體掩蓋下去，另用一種牽強的解釋來籠罩着。

今試把這三篇詩和變雅中相似的詩來互相比較，他的牽強更為明瞭。

正雅	四牡	圖窮者難，載飛載下，集於苞栩； 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圖窮者難，載飛載止，集於苞杞； 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勞使臣之來也
變雅	北山	陟彼北山，言采芣苢； 借僮士子，朝夕從事； 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刺幽王也

四牡和北山同屬征夫在戰場，而念及其父母。你看「王事靡盬，不遑將父」，「王事靡盬，不遑將母」，「王事靡盬，憂我父母。」簡直是同一樣的口吻，而詩序強以四牡爲勞使臣之來，以北山爲刺幽王。四牡在雅中的位置，幸而在六月前，所以得穿上一件美麗的外套。北山的位置，不幸而在六月後，所以蒙着一件灰色衣。這些外套和衣都是持正變之見者的他替他們穿上，他們的自身原是一體。

<p>正雅</p>	<p>采薇</p>	<p>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 王事靡盬，不遑啟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p>	<p>遣成役也</p>
<p>變雅</p>	<p>小明</p>	<p>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 念我獨兮，我寧孔庶；心之憂矣，惓我不暇； 念彼共人，瞻臨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p>	<p>大夫處仕於亂世也</p>

征夫在疆場，感於時物之變，不知不覺從口裏說出來。細玩語意，兩篇無甚差別。序詩強分之。其誤解正如四牡之與北山。

正雅	杕杜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遄止。有藁之杜，其葉杕杕；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杕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勞還役也
豳雅	采綠	終朝采綠，不盈一掬；于發曲局，薄言歸沐。終朝采藍，不盈一擔；五日爲期，六月不斃。	刺怒曠也

這兩篇雖微有不同，——杕杜之夫，從役於外；采綠之夫，不過小別。——然其望夫之念正相若。詩序誤解亦正如四牡之與北山。

上列兩個誤解，都是從正變之見發生的。其他種種誤解，也還不少，這不過兩個比較大一點的了。末了，我對於這種見解祇有一句話批評，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三)

其次就是「美刺之見」

讀了詩序後

六三

讀了詩序後

六四

什麼叫做美刺之見？現在我們專就他所謂變風中觀察之，以免範圍擴大。

十三國風裏面，詩序有說美的，有說刺的，有說思的，有說閔的，有說勸，傷，疾，怨，賁，止，懼，戒，哀，憂，謗，送等等的，還有幾篇一直說出詩的意義，沒有標出特別動詞的，——這一類叫他做例外。——現在把他們列起一個表來看看。

唐	秦	陳	檜	曹	豳	總計
一	三				四	14
一一	四	七	-	三		78
	一		一	一		14
						8
						1
						3
		一	一			2
						1
						1
						1
	一					1
	一					1
		一				1
		一				1
			一		三	6
12	10	10	4	4	7	135

	邶	鄘	衛	王	鄭	齊	魏
美	一	二	二		一		
刺	八	五	五	四	一四	一〇	六
思	二		二	一	四	一	一
閔		一	一	四	二		
勤	一						
傷	三						
疾							
怨	一						
責	一						
止		一					
懼				一			
戒							
哀							
憂							
誘							
送	一						
例外	一	一					
總計	19	10	10	10	21	11	7

表中說美的詩共十四篇，說刺的詩共七十八篇，說思的詩共十四篇，說閔的詩共八篇，說傷的詩共三篇，說疾的詩共二篇，其餘說怨，責，止，懼等的詩各一篇。例外的詩共六篇，總計一百三十五篇。

例外的六篇，序者雖沒有明白標出美字來，實際上已含有贊美的意味，所以可把他歸入，讀了詩序後

美的一類。思和閔的二十二篇，勸傷等的十五篇，邪勢力薄弱，或係偶出，不能獨立成類。具有特異的，顯然不同的性質，且佔有偉大的勢力者就是美刺兩類。一百三十五篇，美（並例外的六篇）刺就佔有九十八篇，其勢力之大，已可想見。由此我們可說：『美刺是作詩序者的一個先入見。』

他以為詩之作，所以懲惡而勸善。善就讚美他，叫人們奉他做楷模人物；惡就貶刺他，叫人們心中有一種打草驚蛇的感想。他不是這樣地說嗎？『……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又說：『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照這樣說，就作詩的動機而言，三百篇是一部諫書；就作詩的目的而言，三百篇是一部善書。噫！文藝的厄運啊，中國文藝的最大的厄運啊。

讚美和諷刺本來也是人類心靈活動的一面，而詩又是人類的心靈被外物感動所發生出來的一種有節奏的語言而加以美麗的文字的形式化，所以讚美詩（Hymn）和諷刺詩（Satirical Poem）自然也是詩園中應有的花朵。——讚美詩在西洋發生很早，聖經文學中尤多。諷刺詩在 Byron 和 Scherer 時代，往往用以攻擊和辯駁。唯一的羅曼主義的諷刺詩家 Byron 曾

以作諷刺詩得有很大的名譽。——然而宇宙現象著布星羅，心靈活動變幻莫測，詩人的成功沒有不屬於普通的、多方面的，決不會陷於特殊的、單方面的；況乎以十三國之大，數百年之久，——西風的時代，大概從西周迄東周初，待詳考，此處只好籠統說。——其間不知經過若干人，而成就乃僅僅陷於片面，令人不能無誤點：一，非讚美認為讚美，二，非諷刺認為諷刺。——因為他主觀色彩過於濃厚，所以生出兩個誤點：一，非讚美認為讚美，二，非諷刺認為諷刺。下面分別討論。

美詩十四篇，我們試把他們底內容考察一下，便可發見許多非美詩。

國名	篇名	詩意	篇名	詩意	篇名	詩意	篇名	詩意
邶	凱風	孝子	干旄	好善				
邶	定之方中	衛文公	木瓜	齊桓公				
衛	淇奥	武公之德						
邶	緇衣	武公						
唐	無衣	晉武公						
秦	車鄰	秦仲	驅蹢躅	襄公	小戎	襄公		
豳	破斧	周公	伐柯	周公	九罭	周公	狼跋	周公

表中十四篇，定之方中破斧兩篇詩文顯然，序說不可移易；淇奥緇衣無衣駟驥小戎伐柯九或狼跋八篇究竟讚美的是什麼人，很難像詩序那樣的臆斷；至於凱風于旄木瓜車鄰四篇簡直找不出讚美的意味來。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睨睨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這詩玩其語氣，乃七子自吟，不是別人讚美他們的話。

子子于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

子子于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子子于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這詩是當時貴族郊外遊會時唱的歌詞，既非別人讚美的話，又非好善的意思。

披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讀這詩，可以知道當時社交，純以精神感情相結合，非口頭之交所可比擬。序以為美齊桓公，不但附託掌故難以相信，忖其詩意也非別人讚美之辭。

有了上面說的幾個原因，所以我說他第一個誤點是非讚美認為讚美，但說他第二個誤點是非諷刺認為諷刺，又有什麼證據呢？

刺詩七十八篇，刺王侯貴族的三十八篇，刺時的十三篇，刺亂的四篇，刺荒的兩篇，其他各一篇。

下列表中除新台鶉之奔奔叔于田大叔于田清人南山敝笱載驅猗嗟揚之水株林及相鼠葛屨詩又刺意明了，序說為不可移易外，其餘都有重新披露其真面目之必要。不暇逐篇討論，特舉其最顯著者如下：

靜女氓伯兮有狐著東門之池東門之楊澤陂都是愛情詩。

還虛令齊人遊獵歌。

讀了詩序後

篇名			刺的對象	篇名	刺的對象	篇名	刺的對象	篇名	刺的對象
惟雉	大叔于田	椒聊	王侯 貴族	靜女	時	丰	亂	東方未明	無節
匏有苦葉	清人	有杕之杜		氓		東門之墀		葛屨	褊
新台	有女同車	葛生		伯兮		淇奥	汾沮洳	象	
鵲有茨	山有扶蘇	采芣		有狐		還	荒	伐檀	貧
君子偕老	燕兮	蒹葭		著		應令令		碩鼠	重斂
鶴之奔奔	狡童	晨風		園有桃		谷風	夫婦失道	無衣	用兵
考槃	南山			十畝之間		簡兮	不用賢	月出	好色
芄蘭	甫田	權輿		杕杜		北門	仕不得志	秦冠	不能三年
君子于役	敝笱	宛丘		羔裘		北風	虐	蟋蟀	奢
揚之水	載驅	墓門		搗羽		桑中	奔	候人	近小人
葛藟	猗嗟	株林		東門之池		相鼠	無禮	鳩鳴	不壹
大車	蟋蟀			東門之楊		羔裘	朝		
將仲子	山有樞			澤波		女曰鷓鴣	不悅德		
叔于田	揚之水					子矜	學校廢		
					東方之日	衰			

「簡兮」舞蹈歌。「伐檀」勞動者之呼聲。「碩鼠」被環境壓迫，思脫離黑暗而追尋光明。「無衣」秦人風俗之表現。

據此，七十八篇中誠不免有非諷刺認爲諷刺的作品，——或可說有一大部分。

#### (四)

從去年起，我就立意將詩經讀幾遍，但註疏解說，紛然雜陳，愈讀而愈茫然，蓋古之讀詩者，不是以傳統之倫理政教觀念爲目的，就是專以訓詁名物制度或音韻爲目的。固然，訓詁名物制度音韻等爲研究詩經必不可少的手段，但以之爲目的則大錯了。由此可證中國人文藝術鑑力之薄弱。

這篇不是說了人家沒有說過的話，只可算是我底讀詩筆記之一。

一九三三，六，作於武高平民學校辦事室。

### 國風與地理之關係

日本諸橋轍次論中國南北文學之不同，推原於地理之關係。在他底「詩經研究」裏而說，「……北方土地確確瘦薄，陰濕寒冷。曠漠無垠之原野，終古無花卉之美。滔滔黃河之濁流，

百年難俟其清。由此，北方之漢族人種，每日不得不與無趣味之山河爲友，且不得不與刻薄寡情之天然爲仇敵。反之，南方氣候，寒暑適中，長江兩岸均肥沃之地，中有洞庭之大觀，赤壁之奇勝。山媚水明，誠天然之樂園。……前者終日從事於衣食，所以終身不能脫離實際生活。後者優游閑雅，超脫人世，涵泳於極深邃幽渺之思想界中。……」下面舉三百篇及歷代文學作品爲證。這真是我國文學思潮變遷的兩大原則。歷代文人盲目地受了自然之支配而不自覺。

諸氏底話，是把眼光注射到中國文學全部分的考察的結果。現在我把眼光縮小些，專門考察詩經中之國風。國風是北方文學。據諸氏所說北方文學已經有了一個大概念——實際的——可以把他總括；然在「大相似」的地理中，又可找出許多「小不同」來，在「大相似」之文學中，也可找出許多「小不同」來。

「十五國風」這句話，差不多早已成爲熟語，無容置疑的了。但仔細考究一下，周南是周公所治的南方諸國；召南是召所治的南方諸國；——見王夫之詩稗疏——邶鄘衛儘可看做一國；王是東都王城；表面上雖號稱十五國，實際上祇有十個整個的國家。

這十國風裏面，曹風槍風凶七地福極小，詩篇又很少，一時很難考出他底特徵來，所以本篇所論到的祇有八國。

這八國底詩，先抽出其由地理之關係而產生的特徵，把他綜合起來，大概可分四類。即鄭衛陳共爲一類，魏唐齊共爲一類，秦獨爲一類，豳獨爲一類，下面所說，就是依照這個次序的。

鄭——朱熹集傳說：『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房溱洧有之間。』——即今河南開封道鄭縣。漢書地理志說：『……土陘而險，山居穴汲，男女亟聚會，……』

衛——鄭玄邶鄘衛譜說：『邶，鄘，衛者，商紂畿內方千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之東。北踰衛漳，東及兗州桑土之野。』——即今河南河北道，及河南山東，直隸三省交界處等地。朱傳引張子說：『衛國地濱大河。其地土薄，故其人氣輕浮；其地平下，故人其質柔弱。其地肥饒，不費耕耨，故其人心怠惰；其人情性如此，則其聲音亦淫靡。……』

陳——朱熹集傳說：『陳……在禹貢豫州之東。』——即今河南開封道淮陽縣。朱傳又說：『其地廣平，無名山大川。……大姬婦人尊貴，好樂巫覡歌舞之事，其民化之。』

據上面所說：鄒衛陳三國同在河南，土地接近，所以在地理上頗有相似之點。大概三國土地，雖不若長江沿岸各處的肥沃，然在北方各國中算是比較地肥沃一點，所以他們底生活也就比較地容易。看看上面所說的「山居谷汲」不費耕耨」幾句話就明白了。他們既不爲生活所困，性情於是活潑起來了；性情既活潑，情感於是發達起來了；感情既發達，於是男女聚會的機會就多起來了；男女聚會的機會既多，於是情感的話，就不知不覺地時常流露出來了

。你看——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自牧歸荇，洵美且異！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以上鄘風

采芣唐矣，沫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

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鄘風

乘彼瓊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

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

爾車來，以我賄邊。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

好也！

……以上衛風

擗兮，擗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簡兮。女曰

「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

維士與女，伊其相諶，贈之勺藥。

……以上鄘

穀旦於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東門之池，可以沤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東門之楊，其葉牂牁，昏以為期，明星煌煌。

……以上陳

這些話，豈不是當日他們底男女愛情圖嗎？當時的別國，雖然有時也會產出這類的詩，

國風與地理之關係

七五

但總不像鄭、衛、陳三國之成爲風氣了。這不過略舉一個大概。此外，或因戀愛不遂，而有相思的詩；或因戀愛破裂，而有悲憤的詩。這裏不多引了。——參考陳君底國風裏的戀愛詩——這類的詩，我們可以叫他做

兒女文學

魏——朱傳說：「魏：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南枕河曲北涉汾水。」——卽今山西省河東道之南端。朱傳又說：「其地陜隘，而民貧俗儉。」

唐——朱傳說：「在禹貢冀州之域。太行恒山之西大原大岳之野。」——卽今山西河東道大部分。朱傳又說：「其地土瘠民貧，勤儉質朴，憂深思遠。」漢書地理志說：「：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

齊——鄭玄齊譜說「周武王伐紂，封太師呂望於齊，是爲齊太公。地方百里，都營丘（今山東膠東道臨淄縣。）」「史記齊世家說：「：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卽今山東濟南道東部，膠東道西部等處，漢書地理志說：「太公以齊地負海負鹵，少穀，而人民寡，適勤以女工之業，通魚鹽之利，而人物輻湊。」

據是，魏，唐，齊三國和鄭，衛，陳，三國，在地理上迥然不同。一則土地肥沃，物產富饒；一則土地磽确，物產稀少。因地理之不同，所以人民生活狀況亦各異，一則衣食無慮，優遊自得；一則終歲勤勞，儉嗇沈鬱。因生活狀況之各異，所以思想情感亦不同。一則近乎曠達，一則近乎悲慘。因思想情感之不同，所以產出來的文學，亦各有各底色彩。

在齊國，因為五穀不生，不得不從事於狩獵；而當其獵者交錯於道路的時候，自然而然也發出一種互相稱譽的歌聲：

子之還兮，遭我乎獮之間兮，並驅從兩肩

兮，揖我謂我儂兮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在魏國，因為生活艱難，一般勞働者對於當時的不勞而獲的貴族，都表示不滿意，而發出一種詛咒之聲：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

要之，襪之，好人服之。

國風與地理之關係

坎坎伐檀兮，眞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淺

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

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他們得不着天然底恩惠，窮年累月，從事勞動，不知人生樂趣爲何物；所以當由困頓到了極點的時候，他們自然而然的發出一種呼聲，互相勸勉，及時行樂。

婉兮，嬋兮，總角卅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蟋蟀

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

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山有樞，隰有楡；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

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唐風

這樣看起來，魏，唐，齊三國底文學，無非是一種生活的呼聲。拿他和鄭，衛，陳底文學相比較，恰恰處於反對的地位。像這一類生活呼聲的文學，我們可叫他做

秦——朱傳說：「其地在禹貢雍州之域，近鳥鼠山。」漢書地理志說：「秦他於禹貢時兼雍，梁二州。」按朱傳就其始封之地而言；地志就其後世版圖而言。——即今甘肅蘭山道等處。朱傳又說：「秦人之俗，大抵尙氣概，先勇力，忘生輕死，；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質直，無鄒，衛驕惰淫靡之習。」漢地志又說：「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追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爲先。」

秦人居於土厚水深之地，雄偉之山川，時時和眼簾相接觸，漸漸養成雄偉之性情，煨煉雄偉之體格。又因追近戎狄，不得不修習戰備，以禦其侮；因此種種，故其民俗強悍；樂於戰鬥，而發爲歌詠者，亦含有壯厲武勇之氣。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同仇。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脩我矛戟，與子偕作。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脩我甲兵。

國風與地理之關係

國風與地理之關係

八〇

與子偕行。

小戎伐收，五檠梁輶？游環脅驅，陰割塗積。

文茵惕鼓，駕我騏驎。……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驎是中，騶驪是騁；

龍盾之合，蓋以履軻。……

伐駟孔羣，玄矛塗錡；蒙伐有苑，虎韞鏃膺

交韞二弓，竹閉緄滕。……

……小戎

駟騏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奉是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遊于北園，四牡旣閑；輶車饗鑣，載猷歇驕。……駟允

我們讀到這一類的詩，便覺得有一股武勇之氣，和前面鄭衛，陳之柔靡，魏，唐，齊之憂鬱，顯然有各異的色彩了。這類的詩，我們可以叫他做

豳——朱傳說：「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即今陝西關中道邠縣。漢地志說：「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豳詩言農商衣食之本甚備。」朱傳又說：「：鞠陶生公劉，能復修后稷之業，民以富實，乃相土地之宜，而立國於豳之谷焉。」據此，豳地必肥沃，而宜於農業，人民從事稼穡，無衣食之虞。

朱傳說：「武王崩，成王立，年幼不能蒞降；周公且以冢宰攝政，乃述后稷公劉之化作詩一篇，以戒成王，謂之豳風。」是說非也。按朱子所說豳風就是指七月，七月並不是周公作的，而且不是周人作的；是豳地的人民作的，而且是夏時作的。說周公述豳地民謠，以戒成王，容或有之；說：「周公：述后稷之化，作詩一篇：」則未爲當。七月所用月，日，均屬夏曆，已足爲夏時所作之鐵證。假如是周公所作，何以不名之曰邠風或岐風——邠，豳，岐同爲周之發祥地。且邠爲后稷之封邑，既是爲述后稷公劉之化而作，更宜名曰邠，以表明尊重遠祖之意，——而獨名曰豳？考史記周本紀所載，虞舜始封棄於邠，四傳至慶節。乃國於豳。慶節當在夏時，所以七月用夏曆。豳地人民，居是膏腴之地，終歲飽衣暖食，有田暖至喜之樂，有萬壽無疆之頌。現在節錄七月數章於下：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齋發，二之日

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

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鷄振羽，七月在野，

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

室熏鼠，塞向墜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

窳處。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

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濼場；朋酒

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

疆。

### 田園文學

以上把四類的文學，略略講完了。現在還有幾句話要寫出來，作爲本篇底結論。

近來研究西洋文學的人說，歐洲文學可分爲兩派：一爲北歐文學，一爲南歐文學。北歐多實際的文學，南歐多浪漫的文學。惟英吉利獨據海中，其地勢介乎南北之間，故其文學能調和南北的色彩，造成一種中庸性的文學。我以爲中國文學，也有這種現象。中國南北兩派的文學之不同，這裏無容說了，現在祇要說那一種文學是調和中國南北派底色的。

秦以後的文學，我沒有深刻的研究，不敢徵引。但從國風中看起來，鄭、衛，陳底文學，確是調和南北色彩的文學。何以見得？北方文學是莊重的，人世的；南方文學是浪漫的，超人世的。鄭、衛，陳底文學，其事實不離乎人世，然活潑而不莊重；其情感頗近乎浪漫，然現實而不纏綿。試把楚辭裏面寫男女底愛情的，拿來和鄭、衛，陳底詩相比較，就明白了。

南北的地界，實在嚴格地說不出來。誰也不能在地圖上面畫一根直線。定南北的界限。就拿中國來說吧。不過爲方便起見，籠統地說，黃河流域爲北，長江流域爲南。其實黃河長江之間，相隔最狹處，亦不下千里。——上游又當別論——這千里中，誰也不能將一塊界石豎在任何地方。

鄭·陳都在河南；衛雖有一部在河北，在河南的也不少。他們既處在南北相銜接的地方，自然思想，情感，也兼合南北而有之。中庸性的文學，也是自然的結果了。

1922.12.19 胡侯楚於武高。

## 劉彥和底文學通論

### 第一章 文學底起原

「夫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爨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

「旁及萬物，動植皆文：龍鳳以藻繪呈瑞，虎豹以炳蔚彙姿，雲霞雕色，有踰畫工之妙；草木賁華，無待錦匠之奇。夫豈外飾？蓋自然耳。至如林籟結響，調如竿瑟；泉石激韻，和若球鐘。……」

上面兩段說的是自然界的美。玄的天，黃的地，顏色糅雜；圓的天，方的地，形狀分明。這種色和形的對比，豈不是美嗎？太陽和月亮，好似一雙白璧附着在天空中；山和水，呈現着種種的華彩鋪陳在地面上。這種景物的對偶，豈不又是美嗎？至於雲霞的燦爛，非畫工

所能描畫得出，其美更不說了。不獨此也，一切動植物也是美的。龍鳳虎豹的斑斕，花草樹木的榮華，皆無須藝術家施其創造手腕而自然奇妙。至如風過林梢，嗚嗚的呼，好似筆瑟的調諧；泉激石上，砰砰地響，好似球渾的宛轉，其美又更不必說了。

自然界既有這樣的不可思議的美，吾人日處其間，耳目之所接觸，幾無往而非美。美的刺激既多，心靈不能被感動；心靈既被感動，情感不能被激發；情感既被激發，言語就不知不覺地衝口而出了；然而言語每受空間和時間的限制，不得不求其所以代表語語言者；於是文學生焉。所以劉氏論文學誕生的過程說：

「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  
而

「與天地並生。」

這句簡單明瞭的話做了他論文學起原的斷語。這種見解，他總不肯輕易放過，所以他又反覆地申說文人與自然界的關係。

「山香水榭，樹雜雲合；目既往返，心亦吐納；春日遲遲，秋風颯颯；情往似贈，

興來如茗。」

這是物色篇後而所附的贊語，紀昀以爲：「諸贊之中，此爲第一，正因其題目佳耳。」現在把牠翻譯出來：

山嶽重疊，

江河盤環，

綠樹叢叢，

白雲片片。

文人既經反復地觀賞，

心海亦以澎湃而震蕩。

春日徐徐地消

逝着

秋風颯颯地呼

號着。

文人拿情感贈給他。

他拿詩興來報答。

啊！我們知道了，文人與自然原來是如朋友一般；彼此間精神上是時相往來贈答的。——然而文人筆竟是被動，不啻爲自然所引誘，所以他文說：

「物色相召，人誰獲安？」

換言之，文人乃被自然界玩弄了。文人之情，每隨自然界變遷而變遷。春天來了，愉快之情便暢發起來；夏天來了，抑鬱之心便凝結起來；天氣高爽的時候，便感覺着陰沈而曠遠；冰雪無垠的時候，便感覺着嚴肅而幽深。四時變遷之足以影響於文人之情者有如此。此猶其大焉者，小言之，就是一葉之微，一聲之細，往往感動文人之心。至如明月之夜，清風徐來；春林之朝，白日初昇；文人之心弦更不知怎樣地顫動了。欲知此言不虛，且看下文。

「獻歲發春，悅豫之情暢；滔滔孟夏，鬱陶之心凝；天高氣清，陰沈之志遠；霰雪無垠，矜肅之慮深。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一葉且或迎意，蟲聲有足引心，况清風與明月同夜，白日與春林共朝哉！」

自然與文人的關係既是這樣的密切，所以文藝的創作，每每是模倣自然。他說：

「原道心以敷章。」

原道者，即模倣自然之謂也。道心者，自然界之精神也。文藝的創作，不僅是模倣自然之表面，且模倣其精神也。他又舉實例以證明之

「取象乎河洛。」

取象者模倣也，河洛者模倣之對象也。由這樣看起來，自然乃藉藝術家的創作而留其痕跡在作品中，藝術家又可在作品中賞鑑自然。所以他又說：

「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

按此種見解，頗類似亞里士多德的學說。姑引亞氏詩學中之一節，以資參照（亞氏雖然只是說詩，其實用以說明一切文藝或一切藝術也無不可。）

一大體言之，詩之發生，原因有二，皆從人之性情之所流露者：第一原因有人類的模倣性。模倣者乃人類兒童時代本然所備也。（即本能之謂）人類之所以異於其他動物之點即在於此。人類最初的知識，皆從模倣得來。同時人類感覺着被模倣之物，可依經

驗證明之。」（據松浦嘉一日譯本譯出）

黑田鵬信所著藝術學綱要中有一段話，也可引來做參攷的資料。

「事實上，模倣是佔居人類的本能，或衝動的大部分。像兒童的生活，差不多全是模倣，……把佔居於從兒童至大人的生活的大部分的模倣和藝術相結合。而設想起來，就可以明白藝術方面，有很多都是由模倣成功的。……把藝術的起原從模倣上說明的學者，從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以來，有很多的……」（據愈寄凡譯本）

如其這些學者都說的不錯，那麼，在這里似乎有舉些具體一點的例子來說明這「模倣說」的必要。就是：音樂是模倣風聲，水聲，鳥聲，蟲聲的；舞蹈是模倣蝶飛雀躍的；建築是模倣鳥的構巢，獸的營穴的；圖書雕刻更是直接模倣自然界的一切了；文藝亦不外乎將對象反映於文字間罷了。

雖然，這不過是專就「起原」而說罷了，「起原」與「目的」有別。縱令文學的起原可拿「模倣說」來說明，然決不能說文學的目的即在於此，換言之，作者的動機或可是因受了自然的引誘或刺激，然他所創造的作品，只是以逼真自然為滿足嗎？實為一大疑問，所以近代有藝

術爲「表現的」而非「再現的」的主張。

溫基斯德（Winchester）在他底文學評論之原理裏會這樣地說過：

「一切藝術之目的，不在模倣，而在蓄意；不在重現（按卽再現）實在事物，而在表現其對於事物之印象。」（據景昌極譯本第五章）

上面那些話，雖然好似離題太遠，畫蛇添足，（從起原說到目的）但實在有聲明之必要的。

## 第二章 文學的內質與外采

什麼叫做文學的內質呢？思想情緒是也。什麼叫做文學的外采呢？辭藻是也。「言以足志，文以足言。」這是說文學是達意的。「情欲信，辭欲巧。」這可見文學又是表情的。思想要求正確，情緒要求真摯，辭藻要求巧妙。換言之，就是說內質要求充實，外采要求完美。所以劉氏說：

「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辭巧，適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

他又說：

「聖文之雅麗，固銜華而佩實者也。」

銜華就是外采完美的意思，佩實就是內質充實的意思。這是說內質應該與外采並重，假使沒有充實的內質，縱令外采如何完美，算不得好的文學作品了。

他又拿物類來比譬地說：

「水性虛而淪漪結，木體實而花靈振，文附質也。虎豹無文，則鞞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資丹漆；質待文也。」

水和木本是最質樸的東西。有時水上風生，微波蕩漾；枝頭蕊放，鮮花燦爛，這是以文加於質上，完成其美也。虎豹之皮假如沒有斑紋，犀兕之皮假如不加丹漆，牠們美不美呢？除去質上之文，其美便破壞無餘了。總之，文學作品乃以本質為主。以文采為副。正副俱備（即所謂：文質彬彬）才算是好的作品。劉氏不是這樣地說嗎：

「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文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

這是說文學應特別注重內容，必內容充實而後形式乃美。所以文人應當為內容而造形式，不應當為形式而造內容。換言之，就是應當先有內容，後有形式。所以他極力恭維三百篇

，却看不起辭賦：

「詩人什篇，爲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爲文而造情。」

假如不顧內容，只重形式，一味塗脂抹粉，裝腔賣調，說假話，無病呻吟，在劉氏看來，認爲是「忽眞」，「逐文」，「言與志反」，「眞宰弗存」。請看他下面的一段話：

「志深軒冕而汎詠皁壤，心纏機務而虛述人外，眞宰弗存，翫其反矣。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實存也，男子樹蘭而下芳，無其情也。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實，况乎文章。述志爲本。言與志反，文豈足徵？」

這段話說得透澈極了。無靈魂的作品，真令人討厭啊！  
溫斯斯德也曾這樣地說過，且把他引來，以供參證。

「欲求高而且久之文學價值，必其情之所自出，懇摯而可貴。若反乎此者，則弄文飾情，必爲變態的，無病呻吟的，或別種詐僞的情感也。」（見文學評論之原理第三章）  
這是說文學內質中的情緒，必須懇摯，乃爲可貴。

「純文學如詩詞小說者，其本旨在喚起感情，而其中之知識原素亦不可置之不論也。純

文學高下之分，大抵以其所含之真摯而定。而曰知識原素之在純文學，無幾何價值可言，則誠謬矣。……一切懇摯健全之情，未有不起於其深之真理者。而真正偉大之書，亦未有無通智者也。最純之文學莫如詩，而品定其高下，亦大部分以其潛伏於感情之豐富正大之思想爲準。」（見文學評論之原理第五章）

這是說文學內質中之思想是寄居在情感之中，而有主宰情感之權力，思想必豐富正大，乃爲可貴。

「謂作品之僅以形式見賞，而毫無關於其意義者，必不盡然。蓋形式非他，傳達意義之導體耳。……精神疏減，則作品之生氣消。大家嘗有僅以文章得名者，實爲不幸而情感強烈，像想豐富，超過其理者爲尤甚。是皆急於傳達情感，而忽其潛伏於情之真理者也。」「欲形式之完備，當求確稱其情思。形式乃內容之表現，舍其發表力則無足賞矣。人於稱賞文章時，必及於其意義，緣文字之要，實在於此。」（見文學評論之原理第六章）這是說文學之外采，必待內質之充實，而始完美，且內實質居尤重要的地位。

### 第三章 文學的作用與效用

文學的作用是什麼？我們不妨說是文學活動的現象。文學的效用是什麼？我們不妨說是文學活動的影響。文學活動的現象是怎麼樣？劉氏似乎有這麼兩方面的說法，據我看來：一方面是創作時作者自身活動的現象，他方面是創作成功後讀者活動的現象。

先說創作時作者自身活動的現象吧。爲要避免抽象起見，最好拿其他具體的活動來比譬地說明。下面且搜集劉氏的話：

「鬪詩緝頌，斧藻羣言。」

「鎔鈞六經……雕琢情性……」（以上原道）

「陶鑄情性」（徵聖）

「性靈鎔匠」（宗經）

「採撫英華」（正緯）

「憑賦以倚雅頌，懸辯以馭楚篇。」（辨騷）

「陶鈞文思」

「玄解之宰，尋聲律而定墨；獨照之匠，闡意象而運斤。」

「規矩虛位，刻鏤無形。」（以上神思）

「故童子雕琢，必先雅製。」（體性）

「罕甲新意，雕畫奇辭。」

「捶字堅而難移，結響澁而不滯。」（以上風骨）

「長辨遠馭，從容按節。」（通變）

「鎔範所擬，各有司匠。」

「繪事圖色（以上定勢）

「雕琢其章」（情采）

「規範本體謂之鎔，剪截浮詞謂之裁。……譬繩墨之審分，斧斤之斲削矣。」（鎔裁）

「練方洞金，剖字鑽響。」（聲律）

「裁文匠筆」（章句）

「運裁百慮」（麗辭）

「圖狀山川，影寫雲物。」（比興）

「酌詩書之曠旨，剪揚馬之甚泰。」（夸飾）

「山木爲良匠所度，經書爲文士所擇；木美而定於斧斤，事美而制於刀筆。」（事類）

「綴字屬篇」（練字）

「譬諸裁雲製霞，不讓乎天工；斲卉刻花，有同乎神匠矣」（隱秀）

「屬於一朝」（指瑕）

「刃發如新，臆理無滯」（養氣）

「若築室之需基構，裁衣之待縫紉。」（附會）

「執術馭嵩，似善奕之窮數。」（繪術）

「屈平聯藻於日月，宋玉交彩於風雲。」（時序）

「寫氣圖貌，……屬彩附聲……」

「不加雕飾，而曲盡毫芥。」（以上物色）

「圖物寫貌」（才略）

歸納上面三十餘條，我們可以知道劉氏對於作者活動的現象有種種不同的比譬。一是比

作木工，如「斧藻」「定墨」「運斤」「審分」「斲削」「斧斤」「刀筆」「鑿括」「雕削」等，都屬這一類。二是比作陶工，如「陶鈞」就是屬這一類。三是比作金工，如「鎔」「鑄」「雕琢」「刻鏤」等，都是屬這一類。四是作縫工，如「裁」「剪」「緝」「結」「綴」是屬這一類五是比作畫工，如「繪」「圖」「寫」等，都是屬這一類。六是比作御者，如「馭」就是這一類。

現在說到讀者活動的現象了。作者既如工人一般地連用其手段創造作品，那些作品呈現於讀者的眼前時，讀者將要怎樣地活動起來呢？劉氏說：

「辭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

這是說文學作品能鼓動讀者的情感，而使之生共鳴作用。共鳴的結果：一方面是普通；一方面是永久。什麼叫做普通？就是說情感之被鼓動，不是少數區域或少數人，而是天下人人都被感動。什麼叫做永久？就是說情感之被鼓動，不是只限於當代，而是此後世世代代的人都被感動。所以他說：

「木鐸起而千里應，席珍流而萬世響。」

千里者普遍也，萬世者永久也，應者響者共鳴作用也。

以上說完了文學的作用，下面說文學的效用。效用者活動之影響也。換言之，即文學作品既經過了作者和讀者間種種的作用，而對於個人或國家社會所貢獻的利益也。

劉氏說：

「遠稱唐世，則煥乎爲盛；近褒周代，則郁哉可從。此政化貴文之徵也。」

這是說文學所加於政治的影響。文學盛，則政治昌明。唐堯時，文物燦爛，海內昇平，故孔子曰：「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周承唐虞夏商之後，文化更形完備，國勢更增強盛。故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他又說：

「鄭伯入陳，以文辭爲功。宋置折俎，以多文舉禮。此事蹟貴文之徵也。」

這是說文學所加於事業的影響。事業有賴文辭美妙而成功，且留永久之紀念者。襄公二十五年，鄭伐陳，告捷，子產獻捷於晉。斯時也，晉爲霸王。鄭不奉晉之命而伐陳，犯了專之罪。然而晉何以不討鄭專伐之罪呢？實賴子產一番美妙的言辭之功。宋人享趙文子，賓主酬酢間的談話，孔子叫學生們把他筆記下來，這是爲什麼緣故呢？因爲他們所談的話每多文

辭啦。前者賴文而促事業之成功，後者賴文而垂事業於不朽；文學之裨益於事業有如此。

他又說：

「褒美子產，則云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泛論君子，則云情欲信，辭欲巧；此修身貴文之徵也。」

這是說文學所加於個人人格的影響。子產說話，理由充足，詞句美妙，所以孔子極力地褒揚他，他的人格因而增高了。「君子」這個名稱本是代表一些人格崇高的人。孔子論起君子來，必說情感要真摯，文辭要美妙。此二者皆足以證明文學之於個人人格確有密切之關係也。

文學的效用，劉氏所說的，不過如此。

## 杜詩的用字

「爲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這兩句詩是杜甫在無數讀者面前對於他作詩的苦心的供詞。我們讀了以後便立刻有一個莊重沉著勞心焦思的杜甫活現在我們的眼前。如其我們覺得這兩句詩還不够做說明杜甫是如何地不肯輕易成就一首詩，如何地在沒有做到「驚人

## 杜甫的用字

一〇〇

「的地步以前竭盡心力地磨煉他的詩的證據，我們還可以找出些例子來。除了「新詩改罷自長吟」也是他自己的口供外，最顯明的莫過於李白的批評。李白是和杜甫同時代的人，他自負其天才，看不起那些終日伏着案頭咬文嚼字的人，所以對杜甫輕輕地下了一个護謔式的攻擊：「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爲從前作詩苦。」李白杜甫自然各有他們底不朽的所在，我們不但不敢因李白的諷刺而減少對於杜甫的信仰，反因此而得着杜甫作詩的態度的真相。

不錯，杜甫作詩的確是抱着「驚人主義」，但我們馬上就要進一步追求他的驚人究竟在哪些點。自然，除了「用字」以外還有更爲偉大的驚人的處所，在這里只單就「用字」一點作一個畸形的說明。

「非特語意天出，尤工於用字。故卓然爲一代冠，而歷世千百，膾炙人口。」王彥輔、

### ——石林詩話

「作詩貴於煉字，如老杜「飛星過水白，落月動沙虛。」「早煉中間一字，一地折江帆隱

。天清木葉開。」是燎末後一字。酬李都督早春詩云「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若非入與歸二字則與兒童之詩何異。」——葛常之語

杜甫的善於用字算是古人已經公認了。昔人對於詩之用字有二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之語，我們可以說杜甫有點鐵成金的手段。下面便是一些實例：

〔破〕

泰山忽破碎（同諸公登慈恩寺塔）

脹水滄江破（遊何將軍山林）

放歌破愁絕（自京赴奉先縣詠懷）

歌長擊碎破（屏跡）

臘破思端綺（白帝樓）

梅蕊臘前破（江梅）

春耕破漢西（卜居）

喪亂丹心破（暮春題西新賃草室）

杜詩的用字

筆力破餘地（送顧八分文學適洪吉州）

北風破南極（北風）

衰顏偶一破（早發射洪縣南途中作）

二月已破三月來（漫興）

正憐日破浪花出（閬水歌）

干戈滿地客愁破（夔州歌）

在野只教心力破（見王監兵高使）

滿空旱河光破碎（陪王侍御登東山最高峯）

〔動〕

大江動我前（水會渡）

碧色動柴門（春水）

鼓角動江城（歲暮）

飛雨動華屋（立秋雨院中有作）

自非風動天（三韻三首）

悠悠日動江（客堂）

寒江動夜扉（月閣）

落月動沙虛（中層）

星月動秋山（草閣）

秋風動衰壑（壯遊）

秋風動衰顏（峽口二首）

寒江動碧虛（秋野）

東南飄風動地至（柵樹爲風雨所拔）

江動將崩未崩石（閩山歌）

今朝臘月春意動（十二日一日三首）

暮年詩賦動江關（詠懷古跡）

〔遂〕

杜詩的用字

杜詩的用字

高天逐靈低（出郭）

村徑逐門成（漫成）

自醉逐浮萍（戲題寄上漢中王）

假裝逐往旅（早發射洪縣南途中作）

淚逐勤杯下（泛江送客）

荷菱逐花低（到村）

匹馬逐秋風（送舍弟穎徐齊州）

空慢逐回灘（放船）

柴門不正逐江開（野老）

鼉豪且逐風塵起（青絲）

〔欲〕

幽處欲生雲（天寶初南曹小司寇）

杜陵野老骨欲折（投簡咸華兩縣諸子）

令我手足輕欲旋（病後過王倚飲贈歌）

李生圍欲荒（晦日尋崔戡李封）

下於欲落石（白水崔少府十九翁高齋）

渾欲不勝簪（春望）

秋雨欲生魚（得家書）

且看欲盡花經眼（曲江）

川原欲夜時（秦州雜詩）

光細弦欲上（初月）

清移欲書奏（秋笛）

荒庭日欲晡（徐步）

腸斷春江欲盡頭（漫興）

飢鳥似欲向人啼（野望）

清江向日落欲盡（陪王侍御同登東山）

杜詩的用字

杜詩的用字

一〇六

漫卷詩書喜欲狂（開官軍收河兩河北）

東津紅欲平（泛江送客）

青春欲急盡夜還鄉（官地春雁）

別筵花欲暮（送章郎司直歸成都）

梁苑池台雪欲飛（戲作寄上漢中王）

山木慘慘天欲雨（登閬中）

山青花欲然（絕句二首）

崩崖欲壓牀（觀李固誰司馬弟山水圖）

牙齒欲落真可惜（莫相疑行）

鐵鎖欲開關（將曉二首）

風燈照夜欲三更（漫成一首）

天欲今朝雨（上白帝城）

長歌欲損神（雨晴）

麟塘春欲至（瀨西寒望）

城邊野池蓮欲紅（暮春）

山意衝寒欲放梅（小至）

江湖春欲暮（晏胡侍御書堂）

秋風病未蘇（江漢）

洞庭秋欲雪（北風）

〔擁〕

千騎擁霓旌（滕王亭子）

江沫擁春沙（遠遊）

峽門江腹擁城隅（夔州歌）

歸雲擁樹失山村（反照）

〔抱〕

光抱空中樓（奉同郭給事）

杜詩的用字

杜詩的用字

連山抱西南（劍門）

垂光抱遠台（冬到金華山）

東城抱春岑（水閣朝霽）

山木抱雲稠（西閣口號）

清江一曲抱村流（江村）

〔自〕

堂前自生竹（示從孫濟）

故園花自發（憶弟）

寒城菊自花（遣懷）

映階碧草自春色（蜀相）

川雲自去留（遊修覺寺）

鳥雀自多驚（翫月呈漢中王）

溪行衣自溼（通泉驛）

水鳥自孤鳴（送何時御歸朝）

暗飛螢自照（倦夜）

巴俗自爲隣（與嚴二郎奉禮別）

山花已自開（早花）

春光日自濃（傷春）

鬢毛原自白（傷春）

虛閣自松聲（滕王閣子）

臥柳自生枝（通故斛斯致書莊）

階面青苔先自生（院中晚晴）

永夜角聲悲自誠（宿府）

高城秋自落（晚秋陪嚴鄭公）

舟人自楚歌（將曉二首）

孤雲自往來（上帝白城）

杜詩的用字

杜詩的用字

110

龍蛇只自深（憶鄭南）

江風亦自波（江梅）

高棟曾軒已自涼（題飲明府水樓）

蟾蜍且自傾（八月十五夜月）

風月自清夜（日暮）

「空」

遊子空嗟垂二老（曲江）

念茲空長大枝葉（歡庭前甘菊花）

堂上書生空白歌（秋雨歎）

空留一院陰（送賈閣老出汝州）

關山空自寒（初月）

隔葉黃鸝空好音（蜀相）

青山空復情（奉濟驛）

空令野營猛士悲（去秋）

千山空自多（征夫）

白水青山空復存（寄常徵君）

白帝空祠廟（上白帝廟）

江山故宅空文藻（詠懷古跡）

環佩空歸月夜魂（詠懷古跡）

羈使空斜影（覆舟）

雁鶩空相乎（遣懷）

〔猶〕

秋窗猶曙色（客亭）

猶殘數行淚（登牛頭山亭子）

自憐猶不歸（贈韋諷善別）

戍鼓猶長擊（暮寒）

杜詩的用字

杜詩的用字

一一一

古鷓鴣竹色（滕王亭子）

廻復意猶迷（自閬州）

故園猶得見殘春（將赴成都）

猶聞蜀父老（懷錦水居止）

霹靂猶在看（蒿菑種）

楚宮猶對碧峰疑（夔州歌）

函關猶出將（柳司空主）

落日心猶壯（江漢）

洞庭猶在目（宿青草湖）

〔還〕

商歌還入夜（與嚴二郎奉禮別）

日月還相闕（傷春）

但使聞閣還揖讓（將赴成都）

來歲還舒滿眼花（題桃樹）

故人還寂寞（贈高式顏）

捲簾還照容（十七夜對月）

〔仍〕

射洪春酒寒仍綠（野望）

秋月仍圓夜（十七夜對月）

王室仍多難（奉送韋中丞）

〔貪〕

萬里相逢貪握手（惠義寺送辛員外）

堂中貪看珠新（戲作寄上漢中王）

貪看絕島孤（觀李固詩司馬弗山水圖）

〔穩〕

坐穩輿悠哉（放船）

杜詩的用字

杜詩的用字

一一四

賦詩新句穩（長吟）

寒江正穩流（弟含觀自藍田）

平地一川穩（自漢西荆扉）

風濤暮不穩（冬深）

草根吟不穩（促織）

老夫臥穩朝慵起（王十七侍御）

「爛熳」

衆雛爛熳睡（彭衙行）

栽桃爛熳紅（春日江村）

真爲爛熳深（長吟）

春花不愁不爛熳（十二月一日）

爛熳什遠適（驅豎子摘蒼耳）

爛熳通經術（同豆盧峰）

主人情爛熳（與鄆縣源太少府）

爛熳倒芳樽（寄高適）

〔隨意〕

隨意數花鬢（陪李金吾花下領）

隨意坐莓苔（遊何將軍山林）

隨意宿僧房（和斐迪登新津寺）

隨意嶺頭雲（南楚）

隨意葛巾低（鋤斫）

隨意點春苗（鷗）

〔爲誰〕

紛披爲誰秀（九日峯岑參）

細柳新蒲爲誰綠（哀江頭）

幽佩爲誰哀（雨）

杜詩的用字

杜詩的用字

一一六

不知明月爲誰好（秋風）

「不肯」

秋天不肯明（客夜）

江平不肯流（陪王使君）

干戈不肯休（復愁）

其他如「陰陽割昏曉」之割字，「輕風生浪遲」之遲字，「天水相與永」之永字，「淚下恐莫收」之恐字，「別難更節換」之驚字，「菊垂今秋花石載古法轍」之今古二字，「歌笑輕波瀾」之輕字，「清暉回羣鷗眼色帶遠客」之回帶二字，「彈將笑語供主人」及「惟將遲暮供多病」之供字，「不適姓氏誰蒙甚，指點銀瓶索酒管」之指點二字，「玉袖隨風並，金壺際浪偏」之並偏二字，「山中瀟茅屋，誰復依戶牖」及「自從收帝里，誰復總戎機」之誰復二字，皆因一時尙未獲得多例，附誌於此，以待來茲。此外遺漏之處，更不知幾許矣。

辭賦家藝術之特徵

漢書藝文志云：「春秋之後，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

之賦作矣。班固兩都賦序曰：「賦者古詩之流也。」辭賦之由來遠矣。傳曰：「不歌而頌謂之賦；登高能賦，可爲大夫。」古之重視辭賦，可見一斑矣。開書遊其林府，誦其清芬，掩卷神思，竊有以得其用心。聊綴此文，以抒管見。

文心物色篇：「……及離騷代興，觸類而長。物貌難盡，故重沓舒狀。於是嗟噫之類聚，蕤蕤之羣積矣。及長卿之徒，詭勢環聲，模山範水，字必頂貫：……」此言辭賦之藝術之有進於三百篇也。顧其言雖精確，而猶失之簡約。爰本其旨而分別詳細探討，知辭賦家藝術之特徵有二，雖明知未必盡得其真相，聊以貢愚者之一得耳。

### 一、盡量的鋪張

文心詮賦篇云：「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藝文志云：「及揚子雲競爲侈麗闕衍之詞，沒其風喻之義；是以揚子悔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三都賦序曰：「假稱珍怪，以爲潤色。」摯虞曰：「賦者鋪陳之稱。」又曰：「所以假象設辭，敷陳其志。」是知好鋪張者，辭賦家藝術之特徵也。唯其好鋪張也，故每下筆，則必侈陳形勢，盡抒所懷；長篇累牘，雖費十年之功而成篇，不以爲煩。茲上自離騷，下訖兩漢京都賦，擇其尤

顯著者以證之。

離騷之鋪張——首言身世，次德性，次志願，次被讒，次悲憤，次思自殺，次冀復用，次周遊上下不遂其志，次求占於靈氛，次要巫咸，次去國而馬不行，末決意自殺。

遠遊之鋪張——首言遠遊之故，次車馬之盛，次與東方神仙相周旋，次與西方神仙相周旋，次與南方神仙相周旋，次與北方神仙相周旋。

招魂之鋪張——首招其歸，次言東方不可居，次言南方不可居，次言西方不可居，次言北方不可居，次言天上不可居，次言地下不可居，次言楚國棟宇之盛，次陳設之盛，次婦女之美，次服御之美，次飲食之美，次女樂之樂，次博奕之樂。

大招之鋪張——首言無遠遊，次無東，次無南，次無西，次無北，次飲食，次歌舞，次美女，次田園禽獸，次言地勢雄壯，政治修明。

西都賦之鋪張——首言長安形勢，次城內之繁盛，次四郊之壯麗，次後宮之盛，次左右庭之盛，末遊獵之盛。

西京賦之鋪張——首言形勢，次定都之由，次宮殿之制，次城郭之制，次商賈之盛，次

鳥獸草木之多，次遊獵，次舟遊，次平樂館之幸，次掖庭之幸。

## 二、極力的夸飾

文心夸飾篇曰：「神道難摹，精言不能追其極；形氣易寫，壯辭可得喻其真；才非短長，理自難易耳。故自天地以降，豫人聲貌，文辭所被，夸飾恒存。」此言文之有夸飾，乃自然之勢也。三百篇中何嘗無夸飾也，特其程度不若辭賦之甚耳。故夸飾篇又曰：「自宋玉景差夸飾始盛，相如憑風，詭濫愈甚，」前人之論列雖詳，然猶失之乏條理，敢掇拾前言而細折之，以其程度上之差別為標準，約可分為三類：一曰初步的夸飾，二曰較進的夸飾，三曰最高的夸飾。

何謂初步的夸飾？即其所言事物本身，有發生之可能，不過用以說明當日情形，似露夸飾之跡。例如：

馬融長笛「魚鼈禽獸，聞之莫不張耳。」「王公保其位，隱處安林薄；宦夫樂其業，士子世其宅。」「鱣魚喁於水裔，仰駟馬而舞玄鶴。」

潘安仁笙賦「爾乃引飛龍，鳴鷓鴣，雙鴻翔，白鶴飛。」

## 辭賦家藝術之特徵

嵇叔夜琴賦「舞鶴鸞於庭階，游女飄焉而來萃。」

成公子安嘯賦「飛廉鼓於函隧，猛虎應於中谷。南箕於穹蒼，清飈振乎喬木。」「百獸率舞而好足，鳳凰來儀而拊翼。」

宋玉高唐「猛獸驚而跳駭兮，妄奔走而馳邁，虎豹豺兕，失氣恐喙，鵙鶻鷹鶴，飛揚伏竄。」孤子寡婦。寒心酸鼻。長史陵官。賢士失志。」

宋玉好色「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紛則太白，施朱則太赤。」

謝希逸月賦「列宿掩綵，長河韜映。」

顏正平鸚鵡「放臣爲之屢嘆，棄妻爲之歔歔。」

鮑明遠舞鶴「燕巖色沮，巴童心恥。」「雖邯鄲其敢倫，豈陽阿之能擬。」

江文通恨賦「隴雁少飛，代雲寡色。」

江文通別賦「驚駟馬之仰秣，嘗淵魚之赤鱗。」

何謂較進的夸飾？即其所言事物本身，無發生之可能，乃故甚其辭，而增其文之勢也。

例如：

班固東都「羽旄掃霓，旌旗拂天。」

西都「其陽則崇山隱天。」「風毛雨血，灑野蔽天。」

張子平西京「圓闕竦以造天。」

左太冲蜀都「飛觀榭乎雲中。」

吳都「置酒若淮泗，精肴若山丘。」

司馬長卿子虛「岑峯參差，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干青雲。」

揚子雲羽獵「荷垂天之罩，張竟壑之罟。」

孫興公遊天台山「雙闕雲竦以夾路，瓊臺中央而懸居。」

木玄虛海賦「喻波則洪漣駉踳，吹潑則百川倒流；巨鱗插雲，鬚鬣刺天，顛骨成獄。流

膏爲瀟。」

張茂先鷓鴣「鷓鴣巢於蚊睫，大鷗翔乎天隅。」

嵇叔夜琴賦「參辰極而高曠。」

何謂最高的夸飾？即其所言事物與實際正相反對，一反事實上已成之局面，而文章之勢

辭賦家藝術之特徵

## 辭賦家藝術之特徵

一一三

力益增強矣。例如：

馬融長笛「屈平適樂國，介推還受祿。澹臺載尸歸，臯魚節其哭。長萬設逆謀，渠彌不復惡。劇贖能退敵，不占成節鄂。」

嵇叔夜琴賦「金石寢聲，匏竹屏氣，王豹較謳，狄牙喪味。」

潘安仁笙賦「晉野慄而投琴，况齊瑟與秦箏。」

成公子安嘯賦「發徵則隆冬熙蒸，聘羽則嚴霜夏潤，動商則秋霖春降，奎角則谷風鳴條。」一。縣駒結舌而喪精，王豹杜口而失色；虞公發聲而止歌，箏子撿手而歎息。」

宋玉高唐「賁育之斷，不能爲勇。」

潘安仁射雉「醜夫爲之改貌，懣妻爲之釋怨。」

謝惠連雪賦「皓鶴奪鮮，白鸚失素。」

### 三、超人的想像

劉彥和曰：「託雲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鳩鳥媒娥女；詭異之辭也。康回傾地，夷羿彈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譎怪之談也。」大抵劉氏所謂詭異譎怪者，皆古之神話也。

神話之構成，雖由於想像，然屈子所引，類皆有所本，非新創也，故此類者，姑不置於余之所謂超人的想像者之列。夫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文人吟咏性情，連類及之，常也。惟辭人每不甘局促於「現實」，而好馳騁其想像於「超人」。衣之麗者，莫若錦繡，而辭人則曰：「製菱荷以爲衣。」食之甘者莫若膏粱，而辭人則曰：「餐秋菊之落英。」其他如咸池扶桑之遊，高唐神女之詠，皆余之所謂超人的想像也。

屬於衣者之例：

離騷 「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爲佩。」製菱荷以爲衣，集芙蓉以爲裳。「折瓊枝以維佩。」

九辨 「披荷裊之晏晏兮。」

屬於食者之例：

離騷 「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折瓊枝以爲羞兮，精瓊靡以爲糧。」惜誦 「擣木蘭以矯蕙兮，繫甲椒以爲糧；播江離與滋菊兮，願春日以爲糧芳。」

涉江 「登崑崙兮食玉英。」

辭賦家藝術之特徵

慈回風。「吸淇露之浮源兮，漱凝霜之冱冱。」

遠遊。「養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

屬於住者之例：

離騷。「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玄圃。」「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乎洧盤。」「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

涉江。「吾與重華遊於瑤之圃。」

遠遊。「仍羽人於丹丘兮，留不死之儋鄉。」「朝濯髮於陽谷兮，夕晞予身兮九陽。」「朝發軔于太儀兮，夕始臨乎微闕。」

屬於性者之類

宋玉高唐。「妾巫山之女也，爲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且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

神女。「其始來也，耀乎若白日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禮不短，纖不長；步裔裔兮曜殿堂，忽兮改容，婉若遊龍乘雲翔。」

好色一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

曹子建洛神「翩若驚鴻，婉若遊龍。」「髣髴兮若輕雪之蔽月，飄飄兮若流風之迴雪；遠而望之，皎若太陰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綠波。」

既竟，復綴數語以結之。一，斯篇之作，僅在過去現象之說明，毫無主觀的意見或批評。二，爲急於脫稿起見，姑用文言。三，此文原爲作者在武昌師大時畢業考試論文，今踐南開週刊之約將舊稿稍加修正，爲時倉卒，謬誤必尙多。

一九二五·九·二〇，於南開西樓。

## 國文教案

### 黯澹的烟靄裏

俄國安特來夫作

一，作者的略歷

奧柔爾 Orcl 地方人，和屠格涅甫同鄉。

生於一八七一年，死於一九一九年，——凍餓而死。

莫斯科大學畢業

### 國文教案

一一五

生活很艱難，曾經靠繪畫和律師維持生活。

小說兼戲劇家。

一八九七年開始著小說

他的父親是個測量師。

二，作者的思想

他所生的時代是（一）外交失敗，（二）革命被壓，所以他的思想是由（一）消極的煩悶與不安而結果歸到（二）積極的圖革新。

他曾說：「一切都無希望，惟有希望一個神家法力（指革命）來更新一切

三，作者藝術之作風

他的作品都是時代的表現。

他的作品是用冷嘲和熱淚寫出來的。

他的作品帶主觀色彩很濃厚。

他的作品深刻纖細而嚴肅

他的作品使象徵印象主義與寫實主義調和

他的作品具靈肉一致精神

四、作者之著作——重要者

紅笑——描寫日俄戰爭的慘狀

府尹——描寫一九〇七年國內革命

七個被絞死的人——七年國內革命

撤伐——表現當時勞動運動

.....

五、這篇小說著於何時何地

時——約在一九〇七年前後

地——？

六、這篇小說載於何書——？

俄文原本——？

國文教案

其他歐美各國譯本——？

中國譯本——周作人的現代小說譯叢第一集

(商務印書館世界叢書)

七，這篇小說在作者著作中的地位

大約是第二等的作品（雖然我們不曾把這篇小說和作者的第一等作品嚴密地比較過，然在國內之介紹作者的文章中看來，此篇實少提及。）

八，離生的詞句和事實

.....

.....

.....

九，全篇大意

尼古拉彼工業學校斥退了之後因為與他的父親爭辯的衝突，被父親打一頓，他即夜離了家。七年之後才回家中。到家時父親不認識他，等他自已道出姓名才知道，家人歡聚，頓增

一場愉快，他的父親屢欲追問他的究竟，到底到什麼地方，作什麼事，他絕口不談。終日熱居房內，於是家人對他用冷靜而嚴肅的態度。匆匆四個月過去了，他對於家庭豪華的生活，有一點生疏，有一點敵意。總之，他厭惡那樣的生活。不懂那樣的生活。家人知道了他又想離開家庭，祖母，妹妹，僕人用盡了他們的柔情來軟化他終於無效，尼古拉再返回到黯澹的煙霧裏，做他所想做的事。

十，體我——普通記敘式的短篇小說

十一，性質——寫實

十二，觀點——尼古拉不被豪華的家庭生活所誘而從事革命事業

十三，取材——

A, 一個小資產階級的家庭

B, 截取「從尼古拉回家到第二次離家」一段，第一次離家前後的情形及第二次離家後的狀況均棄之不用

十四，布局——

A, 競爭——「人」和「人」競爭

B, 線索——以事實的因果爲線索(因果交錯)

甲事實發生的天然的順序

子——第一次離家之原因及其離家(第一次離來後的情形)

丑——回家時的情形

寅——回家後四星期內的情形

卯——回家後四星期外的情形

辰——聖誕節家人勸慰他的情形

巳——第二次離家時的情形

午——第三次離家後僕人的情形

乙此篇佈局的順序

寅↓丑↓子……↓卯↓辰↓巳↓午

C, 進行——寅丑子卯辰皆向上動作巳爲最高點(焦點)午爲向下動作。

五，描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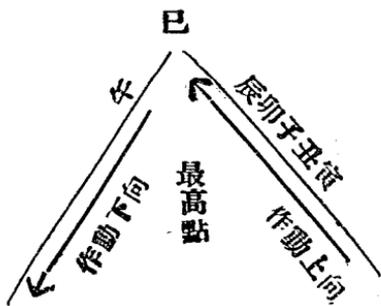
A, 描寫者——第三身

B, 手段——

1. 精細之處

彷彿只站着脚尖在那裏偷走，

國文教案



老年的灰白胡鬚觸着溫潤的烏黑的短髭，靦靦似的用指頭弄着棹面，那大的蹙蹙的眼看着伊的哥哥

高大的精悍的身體……逼看各人的眼睛那強壯的全身……捲盪桌上的一切了。

然而那尼倦怠了……黃葉的秋和美麗的死。膽怯的面麻的大學生……蒼白起來了，

巴爾索珂夫便合了門……可怕的青蒼……至於連椅子幾乎要向後倒。

至今還分明的記得……通過了他的全身。渺小的瘦弱的……「尼古拉，孩子……」

却出在枯皺的頭皮上的毛孔。

菲諾干的舌頭……粘在雪地裏。

## 2, 暗示之處

「倘若經過那幾乎整天的從裏面鎖着……在那里偷走」暗示尼立拉的冷靜。

「他」暗示民立拉特異的性格。

「你爲什麼不笑話？」「你不認識我麼？」暗示尼古拉的猛烈。

「唉，可笑這算得什麼？釋放。」暗示尼古拉的堅強。

「假如他是一匹廢雞……：恐怖的心情。」暗示尼古拉奮鬥的精神。

「高大的精悍的身軀……：看過各人的眼睛。」那強壯的金身……：捲盡了桌上的一

切」暗示尼古拉的精明嚴肅豪壯。

「這很好」「談談罷」「唔，尼那講下去」……：暗示尼古拉說話的簡切，

「我請求你不要提起我的經歷的話罷」暗示尼古拉的堅強

「我請求你，父親就足够了」，全上

「但便是穿着華美的衣服……：青銅和鎊土了，」暗示尼古拉對於豪華的物質的生活的反感「我還想聽講義去然而爸爸不許我」暗示亞歷山大思想的固蔽。

「三個工場四所房屋天天結股票」暗示亞歷山大家庭的富榮，

「是的，我厭惡這些——從根抵里到最頂上，我厭惡這些，也不懂這些。」暗示尼古拉的堅強。

「忽而敘述自己的幸福，忽而……」暗示亞歷山大等的洩瀉於無意義的生活中。

「哥哥，你爲什麼教我們吃苦，千萬，千萬，留住我們這里」。「尼古拉孩子們」  
我的朋友！尼古林加」。「我不放你，上帝很神聖，我決不放你」。「唯一的朋友……  
；天天結股票……」暗示尼古拉的堅強。

「尼古拉孤獨的微笑」。「你說什麼」暗示尼古拉的冷靜和堅強。

「一個灰色的早晨」。「屋外很寒冷，低重的灰色雲撒下雨點來」。「在黃昏時」。「已經  
入了夜」。「街上完全沒有人，雨濺都沒在徐徐的靜靜的飛下來的大海里」。「  
隱在蒼莽里了」。「灰色的烟霧中間」。「黯澹的烟霧里」。「寂寞的道路上已不見一個生  
物了」。「——這是以環境襯托人的生活，暗示尼古拉過的是暗澹冷靜嚴肅蒼茫寂寞的  
生活

十六，背景——以灰色的自然界爲背景。

十七，輻射——舉此一斑，而輻射當時俄國醞釀革命的全豹。

十八，主旨——鼓勵青年堅強自己的意志而不爲環境，所軟化尤其不可墮落於無意義的弄人

的生活當中，而忘了社會民衆的幸福。

十九、讀後感——中國的小說尚在幼稚時期，日常所見的一些作品大都是——少數當然是例外——有軀殼而無靈魂。安氏這篇小說用平凡的事件表現偉大而深刻的人生真理，這才是真正的藝術。中國人的精神尤其墮落到萬分，養尊處優的人們，終日昏昏，沈湎酒色，何嘗一念及民衆的幸福？中國的前途如果需要光明，必須要民衆自覺。

### 初三一組第三次作文評語

題目：

- 一、儒家的宗教觀念（說解）
- 二、風聲鶴唳中的雙十節（紀敘）
- 三、萬里秋鴈（書札式的短篇抒情文）

日期：

一九二四，一〇，十四

篇首談叢

一、猶有少數人不留心第一二次評語，致一錯而再錯者。

二、就大體上看來，較第一次與第二次作文，略有進境：

甲 作第一題者頗知搜集材料的方法。

乙 作第二題者頗知具體的描寫。

丙 作第三題者能流露一片真情的

三、不過同時亦有使我不滿意的地方：

甲 「於是」「以後」「看見」「知道」「又」「呢」「嗎」「這個」「那個」等等浮詞太多。

乙 開句亦不少

丙 不妥當的詞類更多。(詳後)

丁 作第二題者多普泛語，不能把今年風聲鶴唳中的雙十節的特點，觀察得精密，使人

一見而生淒涼之感，有此文章簡直可應用於民國以來的任何雙十節，甚至於非雙十

節亦可用。

戊 作第一題者對於宗教無明瞭的，整個的觀念。

己 作第三題者，在形式上，尙有不知新式書札的格式者；在內容上，則精神太散漫，不能聚在一個焦點上，而用簡短的，精采的，詩的散文表現出來。

四、開學以來，三次作文的結果，在寫景一方面，最使我不滿意的是不能寫出環境的特性，「松間的繁花，」綠波的細草，「多情的彈語」令人見之，幾疑爲江南風景。一個環境有一個環境特殊的景緻，善描寫者必先用一番精密觀察的工夫，將其特徵找出，寫出來，才顯得出地方色彩。余初到此地，起眼一望，覺得在在都是新的刺激，只以功課羈身，不能時常和自然親近，甚爲悵悵，願大家在這一點上努力。

四月南風大麥黃，棗花未落桐葉長；

青山朝別暮還見，嘶馬出門見故鄉，

——李頎送陳章甫

紛紛暮雪下轅門，風掣紅旗凍不翻。

初三一組第三次作文評語

一三七

初三一組第三次作文評語

一三八

——岑參白雪歌

黃塵足今古，白骨亂蓬蒿。

——王昌齡塞下曲

飲馬渡秋水，水寒風似刀。

——全前

我們讀了上面的詩，便可知古人藝術手腕之高。寫大麥，寫棗，寫桐，寫馬，寫風，寫雪，寫黃塵，寫白骨，等等地方色彩，試把他們組合起來，便成一幅北地風光。

敕勒川，陰山下，

天似穹廬，籠蓋四野；

天蒼蒼，野茫茫，

風吹草低見牛羊，

——古樂府

蟬鳴空桑林，八月蕭關道；

出塞復入塞，處處黃蘆草。

——王昌齡塞下曲

這里寫地勢之平曠，黃蘆之繁蕪，牛羊之衆多，更能顯出北地之特性。

風吹柳花滿店香，吳姬壓酒勸客嘗。

——李白金陵酒市留別

長風連日作大浪，不能廢人運酒觴。

——元結石魚湖上醉歌

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

——孟浩然過故人莊

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

——李益江南曲

故人西辭黃鶴樓，烟花三月下揚州；

初三一組第三次作文評語

孤帆遠影碧風盡，惟見長江天際流。

——李白送孟浩然之廣陵

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

——韋應物滁州西澗

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

——杜牧寄揚州韓綽判官

我們既讀過前面所謂北地風光之詩，接連看着這些，豈不是如在沙漠中遇着一個柳暗花明的村莊？柳花大浪，塢圍，桑麻，春潮，烟花，孤帆，遠影，雨舟，橋，……：一個個都是江南風景的特性。

再看李太白描寫四川山水，特性是何等的顯著！

但見悲鳥號古木，雄飛雌雌繞林間；又聞子規啼，夜月愁空山。

連峯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掛倚絕壁；飛湍瀑流爭喧豗，砢崖轉石萬壑雷，

——蜀道難

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五)有人竟把第二題(風聲鶴唳的雙十節)的唳字誤為淚、節字誤為節。

II 錯字一覽

筆誤字：

寢 誤為寢 軌 誤為軌 轍 誤為轍

牲 誤為牲 蓄 誤為蓄 補 誤為

辜 誤為辜 劇 誤為補 裏 誤為裏

達 誤為達 奮 誤為奮 站 誤為站

燦 誤為燦 盼 誤為盼

別字：

脚跟之跟 別為狠 摧殘之摧 別為催

已經之經 別為竟 變遷之遷 別為遣

時常之常 別為嘗 漠然之漠 別為莫

初三一組第三次作文評語

鐘錶之錶

別爲表

鋪陳之鋪

別爲鋪

偶爾之爾

別爲而

偉大之偉

別爲章

瀟漫之漫

別爲滿

危急之急

別爲極

放任之任

別爲忍

怨恨之恨

別爲很

倚藉之藉

別爲籍

辦事之辦

別爲辨

任憑之任

別爲認

燈籠之籠

別爲龍

希望之希

別爲惜

煩惱之惱

別爲腦

佇立之佇

別爲紆

哄然之哄

別爲烘

跟隨之隨

別爲遂

比方之方

別爲仿

遭遇之遭

別爲糟

蒙蔽之蔽

別爲被

寥寥無幾之寥寥

別爲聊聊

掙扎之掙扎

別爲擦查

一顛一顛地(或的)走着之地(或的)

別爲底

彷彿（彷彿髣髴）相似之彷彿 別爲做付

美人蕉之蕉 別爲姣 如同 似的之似 別爲是

尤其是之尤 別爲猶

訛字

不朽之朽 訛爲汚 牀第之第 訛爲第

III 正誤舉隅

另鑿旗鼓——另改重

爲汝求福——求改祝

我的腦海更加開通起來——開通改流通，但不如改澎湃或蕩漾好

眼睛珠兒不滾的看我——滾改轉

學校的功課特別忙迫——忙迫改忙碌

還使人調查我是否有不正當的動作——動作改舉動或行動

屋內器具依然——器具改陳設

初三一組第三次作文評語

不可不有慶祝雙十節的表現——表現改表示民國產生的良辰——產生改誕生

對於國家似乎沒有什甚盼望——盼望改希望

奮發有爲的首領——首領改領袖

淋漓痛切的時候——痛切改痛快

如今的內閣議員即軍閥的化身——化身改化身時機雖是此——時機改時局

還是循規的上課——循規的改爲照常的

好容易盼到那個愛國發現的國慶日——愛國發現改爲萬民所仰

受過新潮流的淘汰……以後新潮流之發展，不可收拾——淘汰改爲洗禮，發展改爲澎湃，收拾改爲遏抑

因年年的雙十節還可以成一個苟安之局，今年連苟安兩個字都說不得了——年年改爲往年，得改爲上必有很圓滿的雙十節發現——發現改出現

刺激更爲深刻，印象更爲清楚——深刻改爲強烈，清楚改爲深刻，（清楚不改亦可）

今年雙十節是什麼環境的雙十節——環境改景況他們哭得哭不成流——改爲他們欲哭無

淚

一九二四，十，二十八。

侯楚遺稿

定價大洋四角

# 12

272343

